宝水

乔叶——著



列宁工作室
LENINSTUDIO
荣誉出品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宝 水》乔 叶

她青萍的童年是在福田庄度过的，这让她在不自觉中对乡村有着深厚情愫，后因来自乡村的各种沉疴重负也对她在城市的原生家庭产生了致命的伤害，这让她在成人后对乡村的态度变得既亲切又疏离，既温暖又疼痛，既渴望又畏惧。丈夫去世后，人到中年的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发现自己只有在乡村才能睡得好，而老家福田庄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她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和福田庄同属于一个县域的宝水村。在政府的引领和扶持下，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农家乐为特色的旅游型乡村，之前的寂寥衰败被热爱故土的人们渐渐改写，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充盈着村庄内外。青萍在宝水村住了一年，这一年间，她不断回溯在福田庄的童年经历，乡村的新旧场景在她的记忆中频频交融碰撞，让她既沉浸于当下，也思辨着往昔。她也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着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道德伦理微妙丰富的嬗变。最终，她也获得了阶段性的新生和蜕变。

这是一部融汇了个人生命体验与当下乡村现实的长篇小说。四季更迭的时间结构，与传统中国农耕文化优美的生命节奏相呼应，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抒情诗般的隽永风味。作者不是从总体视角和先验结构启动对乡村的观察，而是作为乡村生活的在地居民在体认、体察；当代人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经验，正在调整和改变既有的乡村伦理和文化精神结构。

第一章　冬——春

1　正月十七

睁开眼，窗外已经大白。看了一眼手机，六点整。四点半时还在床上烙饼，就算五点睡着，也不过是一个钟头的觉，还饶进去一个梦。

还是那个梦。

她在说话，却没有声音。眼皮儿撑出了一条细线，看不见里面的光。嘴巴颤巍巍地张着，唇形微微变动。我贴近她的唇，浓重的陈腐之气里夹杂着若有似无的丝丝甜腥，像是正在沤肥的土地，又仿佛是青草正在春天生长。

奶奶，你出声儿啊！

她却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胸膛起伏如苍灰的火焰。我握住她干树枝样的手，等她攒劲儿。起伏渐渐平缓下来，越来越平缓。她似乎要睡着了。这可不行。我晃着她，小心拿捏着分寸，怕把她晃散了。她那么脆。

终于，她又睁开了眼，也张开了嘴。唇形又开始微微变动。还是没有声音，一点儿也没有。可我确定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对我。明明已经说出了口，却又被她咽下。

要是我能变小就好了。那就能钻进她的嘴里，跑进

她的喉咙，看她咽下去的那句话是什么。这么想着，果然我就迅速开始变小，越来越小，小到如童话里的拇指姑娘。然后，我就站在了她的唇边。唇已经没有了血色，唇面却还柔软着，还有着奇异的弹性，踩在上面能感觉到鲜明的高低起伏，似乎每一步都会摔跤。

我小心翼翼地探着身子，往她的嘴里张望。

深渊一般的黑暗，深渊一般的温暖。

要进去吗？我问着自己，犹疑着。一股大风突然从旁边吹过来。稳是稳不了了，不是向前就是向后。一瞬间，我向后坠去。

一激灵，醒了。

外面很静。昨天晚上，象城就已经开始静。白天时年味儿还在，大街上偶尔还有人拎着花花绿绿的年货匆忙行走，“恭喜恭喜恭喜你”的歌声还在路边店里喧嚣，熟人见面打招呼还说着“不出正月都是年”的话。可一到夜里，突然就静了下来。静把这一切热闹利利落落地一收，谁都知道这个年算是过完了。

搁到小时候的福田庄，即使是正月十七，也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因要落花灯，中午要吃落灯面。夜里又是老鼠的好日子，“十七十八，耗子成家”，晚饭便

要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这是捏老鼠嘴呢，叫它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乱咬衣裳。吃完了这顿饺子，还要收祖宗轴子。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高堂华屋，两边的字我很快就认得了：

先祖创业垂千古
忠孝家风传万代

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

兴许吧。要不咋都这么画呢？

死了还能过这么好，那咱都去死呗。

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没敲到，就继续包饺子。包了一会儿才说，急啥。都有那一天。

肯定是睡不着了。垫高了枕头半坐着刷微信。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还被我屏蔽了一些，刷了两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转的一则新闻，是予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一共六个。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

就点了个赞。他立马私信过来，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去村里看看？我回，好。他说，啥时候？我呆望着天花板，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他又跟来了一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水，一会儿想去卫生间。单这两件事就能无限循环忙碌。怪异的是，越压抑着不喝水就越渴，越压抑着不去卫生间就越便意强烈。又如同，越想睡就越是要睁开眼。这双眼啊，一旦试图闭上，就好像有谁用指甲尖儿掐着你的眼皮儿在往上拎。而待你睁开，那指甲尖儿又掐着你的眼皮儿在往下摁。就这么着，拎拎摁摁，摁摁拎拎，就是没办法得个安稳。受不了了，就开灯，换个方式熬。看书，从《三字经》看到《世界简史》。想事情，从记忆里的第一颗糖想到中美关系。数绵羊，从个位数到百位千位。也求救于各路神灵，从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到耶稣基督　　或许偶尔被哪位听见，得了垂怜，便能打上一个盹儿，如同快要撑断的皮筋儿被松弛了一下，自是珍贵。醒来后便再熬，期待着能打下一个盹儿。

漫漫长夜，就这样被盹儿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逗号。打盹儿时也没闲着，总是在做梦。奶奶，父亲，豫新，这些活着再也见不到的人，总是会来到梦里。亲人若要隔世相见，也只有梦。他们在梦中走路，做事，说话，一颦一笑，栩栩如生。常常的，在梦中也知是梦，也知如生不是生，不过既已是梦，如生也好。

3　粪的气息

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在乡下睡好，是在去年初夏。去的是豫东的一个县城，酒店在县城边儿上，和一个村庄毗邻着，鸡犬相闻。入住时是半下午，离晚饭时间还早，我便溜出去散步，消耗体力。正值麦收刚过，村里水泥路本来就不宽，又被晾晒的麦子占据了一半，只能容农用机动车单行。我小心翼翼地走着，时不时需得踩个一脚半脚在麦子上。阳光温热。家家农户的平房顶上也都晒着麦子，麦香氤氲浮起。树叶上敷着一层淡淡的灰尘，布谷鸟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渺然传来。有老妇人穿着黄旧的白汗衫坐在门口，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的涎水顺着嘴角淌成晶莹的一挂。老妇人一边给孩子打着扇子，一边点着头打盹儿。

混合着麦香的还有一种味道，就是臭。这里的规矩，厕所都在大门口右侧，临着街，许是为了掏粪上田方便。厕所的墙外空凹进一小块长方形，那就是粪池。有的人家讲究些，在粪池上盖着一缕简陋的水泥板，有的砌一堵象征性的矮墙当栏杆，有的只在上面覆一层干草。也有的已经把粪掏了出来，就摊在那里，虽然上面或多或少都有些干草，却是更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她的喉咙，看她咽下去的那句话是什么。这么想着，果然我就迅速开始变小，越来越小，小到如童话里的拇指姑娘。然后，我就站在了她的唇边。唇已经没有了血色，唇面却还柔软着，还有着奇异的弹性，踩在上面能感觉到鲜明的高低起伏，似乎每一步都会摔跤。

我小心翼翼地探着身子，往她的嘴里张望。

深渊一般的黑暗，深渊一般的温暖。

要进去吗？我问着自己，犹疑着。一股大风突然从旁边吹过来。稳是稳不了了，不是向前就是向后。一瞬间，我向后坠去。

一激灵，醒了。

外面很静。昨天晚上，象城就已经开始静。白天时年味儿还在，大街上偶尔还有人拎着花花绿绿的年货匆忙行走，“恭喜恭喜恭喜你”的歌声还在路边店里喧嚣，熟人见面打招呼还说着“不出正月都是年”的话。可一到夜里，突然就静了下来。静把这一切热闹利利落落地一收，谁都知道这个年算是过完了。

搁到小时候的福田庄，即使是正月十七，也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因要落花灯，中午要吃落灯面。夜里又是老鼠的好日子，“十七十八，耗子成家”，晚饭便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5　老家这个词

隧道串得很近，一个挨着一个。明明暗暗的，景色已是青山重重的南太行深处。八百里太行山跨了京、冀、豫、晋四地，大致是一个东北到西南的走向，到了予城这里基本是南向，人便称南太行。从高处看，从北边的大平原次第向南攀升，使得南太行的山势如一面巨坡，越高越深处便越接近于晋，而宝水村正处于豫晋交界。穿过太行自是不易，山里有先人足迹踏出来的无数古道，最有名的是太行八陉。这八陉中，河南有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河北有四：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第八陉是军都陉，就到了北京昌平的居庸山。老原说，在予城的便是白陉，老原说，宝水村就在白陉边上。山西人会做生意，搁哪儿都能挣钱。早些年晋商们沿着白陉一路向南，出了山便是大平原，那是多宽展的生意场。人要歇息，车马停靠，白陉边有人家的村落就有了开店待客的营生。后来修好了公路，白陉便没了过客，这些人家便回归本行，种庄稼采山货。前些年“驴友”这等人又突然兴起，喜欢走野山看野景，到了这深山密林处要过夜食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坟里的先人，也不知道个啥，也听不见个啥。

那你还回来上啥坟哩。

老原说，这句话父亲没接住。那天，九奶撂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给你占着地方，迟早等你回来。

看我笑，问我笑啥，我说我叔叔这段时间也催逼着我和弟弟赶快定下来翻盖老宅呢，还真是通病。你们打算咋办？我说还能咋办，也只有从了。所以你说你家都放弃了的老宅你干奶奶还拼命给你们占着，这地是值钱还是不值钱？老原求饶道，姑奶奶我错了还不行嘛。又叹口气道，老家的事还真是说不清。

然后呢？你父亲就很快回村翻盖老宅了？没有。他说。父亲还是没进村。到底也没进村。可从那以后，他三不五时地就会念叨起九奶的话，像被下了蛊。直到他五年后被查出了晚期肺癌，住院后更像是中了魔，在病床上一遍两遍翻来覆去地叮嘱老原说，我是不中用了，等我死了，你得回去盯着。你是长子，得在村里顶门立户。咱家的房子不能倒，也不能比谁家的低一砖。咱不能叫门势塌掉。不求比人强，也不能落人后。叫他们知道，咱原家的人都一茬茬长着，原家的香火没有断，原家的日子还长着呢。

烟灰轻弹，不及落地便被风吹得没了影踪。父亲去世后，我和两个弟弟送父亲的骨灰回去安葬。他说，也是在刚才那个地方，九奶就在那里等着。我问九奶怎么知道的？九奶说，梦见了。九奶说这句话时，泪就噙在眼窝里。老原侧背着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那天，我们跟着九奶，捧着父亲的骨灰先回了老宅，让村里人帮忙去打墓。老宅被打理得干干净净，种着花，种着菜，一看就是一直住人的样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当时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大哭了一场。从那时起，我的脑子里第一次升腾出了老家的意识，就认下了这个老家。

重新上车，缓缓前行。我突然想起有一次和报社的同事聊起老家，大家纷争起该怎么定义老家这个概念，一个平日里爱写诗的编辑以读诗的口气吟诵道，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老家啊，就是很老很老的家，老得寸步难行的家，于是，那片土地，那个村庄，那座房子，那些亲人，都只能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回去。所谓的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6　房子们

到西掌就有了疏疏落落的房子。或许因为是一块一块的缘故，山里的房子给我的感觉像是方蛋糕。视线最舒服的小蛋糕都是石头房，即使是两层的也看着不高不大。石是青石，或青白或青灰或青黄或青红，和山色浓浓淡淡的青是一个谱系，柔和得浑然一体。扎眼的是各种颜色各种尺寸的大蛋糕。都是新楼。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楼面上贴着的瓷砖花得有趣，不仅这家与那家的不同，即便是同一栋楼，一楼和二楼往往也不同。上绿下粉的，上紫下蓝的，上蓝下黄的，都有。罗马柱是白的也就罢了，有的还偏偏再撞出另外一派色调来，可谓是一言难尽的琳琅满目。门口的垃圾桶倒是好得多，虽然也各不相同，却有着因材就简的朴素：废弃的漆桶，荆条编的旧箩筐，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纸箱子敞着口。一路看来，果然也不见几个塑料袋子，很是干净。有几户人家门口堆着水泥沙子，像是正要动工。这是要翻修房子了吗？跟“美丽乡村”有关吗？

空旷了一小段路，房子又多起来，比西掌的更密。不用老原说我也能猜到，这就是中掌。右前方一个院落明显要大一些，一根旗杆高高地竖着，一看就是学校。刚过学校，老原便把车停稳道，到咱家啦。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打这树的主意呢？是大英不让动。他就去到村委会找大英，问她这树，树字刚出口，大英便炸雷似的回说，不卖！他逗她，问她为啥不卖，她说，这是祖宗，你家卖祖宗啊？及至和孟胡子熟了些，又说起这事，她说，啥人都往城里跑，男男女女青壮年，生出小的老人去带，反正是，胳膊腿儿全的，能动弹的，有办法的，都往城里跑。没长脚的物事呢，也被人拐带着往城里跑。好粮好面好果子，往城里跑跑也就算了，反正也是年年生年年长的。可这几百年的祖宗树也得冲着钱往城里挪？我就是不服这个气，只要我做一天主，我就得叫它留着！大英的眉梢眼角都是得意：谁知道这话对了孟胡子的脾气，我跟孟胡子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打了才认识！

饭后离了大英家，我和老原慢吞吞地往回走。许是吃得太饱了，越走越乏力，慵懒得简直迈不动步子，被老原强拽着到关帝庙门口看了一眼，到底也没进去，就挣扎着回到老原家，倒在了厢房隔间的床上，连灰都没顾得上掸掸就覆上被子。只想着能舒展舒展筋骨就好。可是躺着躺着，居然睡了一小觉。

我决定过来住。马上。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我。谁能想到我会在这夜里爬到这棵树上呢，类似于发疯。我想象着另一个人，他远远地看见这树，看见夜色中树杈上黑黑的蠕动的一团，他会以为这是什么？

手机铃响，在这山村的夜里，格外炸耳。

是叔叔。

我稳住身体，按下了接听键。

吃了没？

吃了。你嘞？——我从没跟叔叔乃至福田庄的任何人称呼过“您”，予城土话区分不出“你”和“您”。

吃了。

吃的啥？

还能吃啥，今儿天仓呢，喝油茶。

婶婶呢？

拖地哩。啥时候回来？

再过些天。

清明肯定得回吧？

还早呢。

清明咋也得回吧？

回回回。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厦还立着一块石碑，用玻璃罩着，看落款是雍正六年，算起来也有近三百年。字迹很漫漶，勉强认出来一些，有好几处都提到了晋商。想来也是，村一级的关帝庙能有这等出挑，必定是和晋商过白陉有密切渊源。翻山越岭，林深路长，想要平安求财自然少不了请关老爷保佑。

龙王庙不大，也有一番典故。按宝水的说法，这是关老爷青龙偃月刀上的那条青龙。有年天旱成灾，久不见雨，村里族长遍寻无计，就去求告关老爷，请他想想办法。关老爷受着香火，听着求告，因没有降雨权限，也是干着急。急着急着急中生智，朝着自己的刀问，青龙何在？青龙早已经有了灵气，只是一味含蓄低调地忠心事主，不曾显形，听到召唤便赶紧从刀上下来施展本事，普降甘霖解了旱灾。雨后村里人便来谢神，关老爷不愿贪功，便给村里人托梦讲明了原委，指示村里另建龙王庙供奉青龙，说龙形附在周边一块石头上。翌日村里人再去庙里拜，果然发现青龙偃月刀上已经没了青龙，也果然在周边找到了一块龙形石，便建了这龙王庙。所以，这龙王庙其实是关帝庙开出的分公司？娘娘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据说是求婚姻和子嗣很灵验，有许多例证。还有一句口头禅像是和龙王庙做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要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这是捏老鼠嘴呢，叫它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乱咬衣裳。吃完了这顿饺子，还要收祖宗轴子。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高堂华屋，两边的字我很快就认得了：

先祖创业垂千古
忠孝家风传万代

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

兴许吧。要不咋都这么画呢？

死了还能过这么好，那咱都去死呗。

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没敲到，就继续包饺子。包了一会儿才说，急啥。都有那一天。

肯定是睡不着了。垫高了枕头半坐着刷微信。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还被我屏蔽了一些，刷了两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转的一则新闻，是予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一共六个。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

就点了个赞。他立马私信过来，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去村里看看？我回，好。他说，啥时候？我呆望着天花板，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他又跟来了一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说女大不金贵，最好早点儿出手。又叹道，相过的这些没什么靠谱的。突然间，他像结巴了似的吐着我我我，我这才觉得他的眼神不对，湿暖如温泉，让我有了片刻的晕眩。两人陷入了冗长的沉默。我说该回家了，起身欲走，他却拦住我，涨红了脸道，咱俩已经相了这么多年，就都别再相别人了吧。你能不能考虑考虑，让这个家也成为你的家。

很久很久之后，一次闲聊里，豫新说，老原对你有两个评价。

啥？

一是，你挺好——玩的。

我有些气。还以为是挺好呢，挺好玩是怎么回事？

二是，你有点儿乱。

我越发气。乱什么乱，我哪里乱了？

豫新拍拍我的脑袋，这里，这里有点儿乱。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道理。豫新以他一贯的慢条斯理说，这是有因果关系的，你之所以看着挺好玩，就是因为有点儿乱。

15　挖茵陈

惊蛰前一天，刚吃完早饭，大英来借花铲子，说想去狮子岭上挖茵陈。“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眼看正月就要过去，这几天日渐暖和，约莫能出来一茬。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年没干过这事儿了，还有些小兴奋。福田庄的正月末，奶奶也是必要挖茵陈的。说茵陈在正月最金贵，挖回家能当养生药。而所谓的用药法也就是泡水喝，我喝过一回后便坚辞不受。

便跟着大英出门，寻了一条小路走着，路边尽是枯枝败叶。狮子岭其实是一面向阳的南坡，也是有典故的。说是早些年有一段，村里人频频伤病，都着了慌，就请有名的风水先生来看了一番，便看出来狮子岭上也有神灵，应是眼气不过关帝庙、青龙庙和娘娘庙都享用香火，就胡来闹腾。得安抚一下。也不需建庙那么大的动静，逢年表表心意就中。于是就开始了过年耍狮子，让狮子吃彩。果然就得了长久平安。那些年狮子耍得红火，周边各村都会请去玩，不知道吃了多少彩去。但凡出去一趟，烟烟酒酒油条炸糕能挣得好几大篮子呢。

走了不知多久，岂止是茵陈，连别的一丝绿影儿都没看见。大英说，甭急，一会儿就啥都有了。

走慢些，仔细看，啥都有。果然。蹲下去贴地去瞧，泽蒜已经有了浓密的绿发，很好拔的样子，却是一拔就断。还是得用铲子挖，挖出根部，就能看出下面坠着的洁白的圆蒜头，近闻便是扑鼻而来的一股辛鲜气味。还有山韭菜。从头顶昂立的干韭花能看出是山韭菜。它的根梢也有几丝细绿的新韭正在生长，如手艺精妙的画师画出了几笔，貌似漫不经心，却怎么看怎么舒服。榆树也开了花，小小的暗红的小颗粒，很像是刚打骨朵的小梅花。很多人以为榆钱是榆树的花，其实那是它的果。这才是它的花呢。

然后，就看见了越来越多的茵陈。大英止步说这是个白蒿窝子哩。就在这儿挖吧。茵陈棵一米来高，根扎得也深。上面的枯枝硬硬地迎风长着，像是老母亲，根部长出来的就是嫩孩子。我们小心铲出来，拾捡到袋子里。大英嘱咐说也得带点儿老根儿，说徐先儿说过，老根儿最有药性，晒一晒泡水喝，好处多着呢。那便带点儿老根儿。铲了一会儿，居然出了汗，手也扎得疼。便坐着块石头休息，顺便在手机上查茵陈资料。为啥叫茵陈？经冬不死，春时因陈根而生，故名茵陈。

大英的身影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远远地喊着我，说这儿多呀。我便过去继续挖，一会儿就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要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这是捏老鼠嘴呢，叫它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乱咬衣裳。吃完了这顿饺子，还要收祖宗轴子。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高堂华屋，两边的字我很快就认得了：

先祖创业垂千古
忠孝家风传万代

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

兴许吧。要不咋都这么画呢？

死了还能过这么好，那咱都去死呗。

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没敲到，就继续包饺子。包了一会儿才说，急啥。都有那一天。

肯定是睡不着了。垫高了枕头半坐着刷微信。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还被我屏蔽了一些，刷了两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转的一则新闻，是予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一共六个。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

就点了个赞。他立马私信过来，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去村里看看？我回，好。他说，啥时候？我呆望着天花板，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他又跟来了一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坟里的先人，也不知道个啥，也听不见个啥。

那你还回来上啥坟哩。

老原说，这句话父亲没接住。那天，九奶撂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给你占着地方，迟早等你回来。

看我笑，问我笑啥，我说我叔叔这段时间也催逼着我和弟弟赶快定下来翻盖老宅呢，还真是通病。你们打算咋办？我说还能咋办，也只有从了。所以你说你家都放弃了的老宅你干奶奶还拼命给你们占着，这地是值钱还是不值钱？老原求饶道，姑奶奶我错了还不行嘛。又叹口气道，老家的事还真是说不清。

然后呢？你父亲就很快回村翻盖老宅了？没有。他说。父亲还是没进村。到底也没进村。可从那以后，他三不五时地就会念叨起九奶的话，像被下了蛊。直到他五年后被查出了晚期肺癌，住院后更像是中了魔，在病床上一遍两遍翻来覆去地叮嘱老原说，我是不中用了，等我死了，你得回去盯着。你是长子，得在村里顶门立户。咱家的房子不能倒，也不能比谁家的低一砖。咱不能叫门势塌掉。不求比人强，也不能落人后。叫他们知道，咱原家的人都一茬茬长着，原家的香火没有断，原家的日子还长着呢。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杨镇长还是和王主任一起来的，还是穿着迷彩衣。两人手里各拿了一根木棍。说是对节木。仔细看，砍出来的枝条疤处果然是两侧对节生的，很是匀称。王主任说，品相上乘的对节木拐杖在云里景区一根能卖五六十呢。对了，听说咱村那个大曹磨拐杖是把好手。大英道，那人除了这点儿长处，别的都说得不得嘴。砍不尖旋不圆的，甭提他。把他们俩手里的木棍夺过来道，给青萍吧，抵咱今天的饭钱。就都笑。杨镇长看到老原在开白酒，作势阻拦道，这是啥阵势呀。不喝了吧。大英说，咋啦，是不是得倒进烩面碗里你才喝？又都笑。杨镇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我这赖名儿成了个商标，算是撕不掉了。大英问杨镇长方才去哪儿了，杨镇长说到兵冢看了看，那儿烧纸的人不断。不过还好，干草清理得怪净，没有火引子，安全系数就高。大英说，年年到这时都叫人去清哩，咋能不好。我问兵冢是个啥典故，大英说是个大坟，埋着些当兵的人，村里人就叫兵冢。逢到上坟时，坟地离兵冢近的人家都会去烧点儿纸。问她埋的人是什么兵，她说总归是解放前的兵。哎呀你真好问，先吃饭，回头再说。

六个凉菜上桌。三荤三素，荤菜是红油耳根、肉皮冻和卤牛肉。素菜是拍黄瓜、蒸面条棵，还有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3　粪的气息

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在乡下睡好，是在去年初夏。去的是豫东的一个县城，酒店在县城边儿上，和一个村庄毗邻着，鸡犬相闻。入住时是半下午，离晚饭时间还早，我便溜出去散步，消耗体力。正值麦收刚过，村里水泥路本来就不宽，又被晾晒的麦子占据了一半，只能容农用机动车单行。我小心翼翼地走着，时不时需得踩个一脚半脚在麦子上。阳光温热。家家农户的平房顶上也都晒着麦子，麦香氤氲浮起。树叶上敷着一层淡淡的灰尘，布谷鸟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渺然传来。有老妇人穿着黄旧的白汗衫坐在门口，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的涎水顺着嘴角淌成晶莹的一挂。老妇人一边给孩子打着扇子，一边点着头打盹儿。

混合着麦香的还有一种味道，就是臭。这里的规矩，厕所都在大门口右侧，临着街，许是为了掏粪上田方便。厕所的墙外空凹进一小块长方形，那就是粪池。有的人家讲究些，在粪池上盖着一缕简陋的水泥板，有的砌一堵象征性的矮墙当栏杆，有的只在上面覆一层干草。也有的已经把粪掏了出来，就摊在那里，虽然上面或多或少都有些干草，却是更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到西掌就有了疏疏落落的房子。或许因为是一块一块的缘故，山里的房子给我的感觉像是方蛋糕。视线最舒服的小蛋糕都是石头房，即使是两层的也看着不高不大。石是青石，或青白或青灰或青黄或青红，和山色浓浓淡淡的青是一个谱系，柔和得浑然一体。扎眼的是各种颜色各种尺寸的大蛋糕。都是新楼。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楼面上贴着的瓷砖花得有趣，不仅这家与那家的不同，即便是同一栋楼，一楼和二楼往往也不同。上绿下粉的，上紫下蓝的，上蓝下黄的，都有。罗马柱是白的也就罢了，有的还偏偏再撞出另外一派色调来，可谓是一言难尽的琳琅满目。门口的垃圾桶倒是好得多，虽然也各不相同，却有着因材就简的朴素：废弃的漆桶，荆条编的旧箩筐，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纸箱子敞着口。一路看来，果然也不见几个塑料袋子，很是干净。有几户人家门口堆着水泥沙子，像是正要动工。这是要翻修房子了吗？跟“美丽乡村”有关吗？

空旷了一小段路，房子又多起来，比西掌的更密。不用老原说我也能猜到，这就是中掌。右前方一个院落明显要大一些，一根旗杆高高地竖着，一看就是学校。刚过学校，老原便把车停稳道，到咱家啦。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走吧。甭看了。等翻盖罢就好啦。肯定卓得很。叔叔说。

老宅子很快消失在倒车镜里。问叔叔东半拉正在建的是什么，他说听人议论是一所学校，不是公家的，是私人的。破土动工时还有市领导来哩。我在手机上搜了一下，果然有这条消息。这所学校挂靠在一所赫赫有名的高校名下，总部设在省城，好几个地市都设立了分校区，发展势头咄咄逼人。叔叔感叹道，政府这是给东半拉找了个好下家。咱这西半拉地方也不小，想找个好下家也不易。这两年估摸是难，所以咱得赶紧翻盖。

拖拖也好。他又说，这半拉要是也拆完了，咱村就真没有啦。

这么大一个村子，以后就消失了？没有了？尽管已经消失的东半拉无比确凿地印证了这个论断，可一想到村子完全没有的情形，我脑子里还会有短暂的空白。那么，以后，还会有人知道福田庄吗？没有了福田庄，还会有谁知道有一门姓地的人家在这个村里过了那么多年日子吗？

一出村便可以看见北向不远处一片灰蒙蒙的楼群，那便是泉湖社区。叔叔颇为得意地跟我讲过这

烟灰轻弹，不及落地便被风吹得没了影踪。父亲去世后，我和两个弟弟送父亲的骨灰回去安葬。他说，也是在刚才那个地方，九奶就在那里等着。我问九奶怎么知道的？九奶说，梦见了。九奶说这句话时，泪就噙在眼窝里。老原侧背着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那天，我们跟着九奶，捧着父亲的骨灰先回了老宅，让村里人帮忙去打墓。老宅被打理得干干净净，种着花，种着菜，一看就是一直住人的样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当时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大哭了一场。从那时起，我的脑子里第一次升腾出了老家的意识，就认下了这个老家。

重新上车，缓缓前行。我突然想起有一次和报社的同事聊起老家，大家纷争起该怎么定义老家这个概念，一个平日里爱写诗的编辑以读诗的口气吟诵道，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老家啊，就是很老很老的家，老得寸步难行的家，于是，那片土地，那个村庄，那座房子，那些亲人，都只能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回去。所谓的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6　房子们

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哭一场。

一直不离开也就罢了，一旦离开，且离开了这么些时日，再进到这栋屋子，往昔的一切顿时如溃堤的洪水，既新且旧地奔腾而出，千军万马般扑面而来，似乎要把我碎成齑粉。

照片上的豫新还是那么安静。如果能从照片上下来，他也就是这个样子。婆婆去世后，家里安静了许多。豫新去世后，更安静。久久地，我和郝地会陷入沉默。安静仿佛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后礼物，他们用这礼物无声无息地包裹着我们，陪伴着我们。

这张照片是他最常用的证件照：家常的白衬衣，黑框眼镜，微微笑着。镜片有些反光。问他怎么不去做近视眼手术，他说近视的医生多了去了，你见过有几个做这种手术的？你将来要是近视了，我也不赞成你做。我说原来这手术是只哄外行的。他没有顺着我的话茬开玩笑，严肃道，这当然是医学科技的发展成果。选择做的人有做的需要，工作需要，职业需要，审美需要，心理需要，这些都是需要。只要需要就可以去做。我是没这些个需要。另外，这些身体器官能不动就别动，还是原装的最好。涉及专业领域的话题，他就会郑重解释，仿佛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27　堵车了

一夜难眠。昏昏沉沉熬到天亮，强打精神起床，开始收拾东西。找出了些换洗衣服，却没有合适的鞋。仅有的两双运动鞋都带去了宝水，穿得还挺费的，需得再备两双。便出门去买。鞋店邻着家书店，蓦然想起娇娇来，又进去挑了一些书。回到家看时间将近十一点，正想再出门去买点儿吃的，手机乍响，是大英，晴天霹雳一样喊，快回来！人来了！

什么人？

来看景的人。游客！人山人海！大英嘎嘎嘎地笑着，那笑声在手机里都能算是高分贝噪声。笑了一阵，她攒了攒力气，又大声道，咱村堵车啦！堵车啦！没想到咱们这村子也有堵车的一天！

刚挂断，老原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接上我后却就近找了一家大超市停了车。我说不得赶快回宝水？他沉着道，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还是买点儿东西回去吧。只要车装得下，能买多少是多少。买了肯定都有用。

于是便在超市里扫起货来，挂面，方便面，火腿肠，餐巾纸，矿泉水，紫菜，虾皮，见啥买啥。老

西，你看着做啥合适就做啥，价钱也看着定。今天你就算是正式上班。对了，试菜那天你的花销也归拢一下，这个月发工资一并给你。等他挂断，我说你还挺会笼络人心。他说好歹也开过几家公司，现在象城店里还有十几号员工，这点儿人心笼络不到岂不是白活。又道，人心其实好笼络。顺着人家的意思想想就知道。家底子不一样，钱在心里的厚薄就不一样。咱看那些菜钱没几个，或许能顶他两口在村里一个月的零花，能摊到咱这边的就摊到咱这边。既然雇了人家，咱好歹就得有个老板的气度，人家也才好扑下身子给咱领活儿。

我笑。以前只是和老原在一起吃饭玩耍得多，因为宝水村的缘故而谈人论事，还从来没有如此频频。他不像是从前的老原了。也或许，他一直都是从前的老原，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恰如我一直都是从前的我，只是豫新不知道而已。

回到山上，已经是下午两点多。还没到西掌，果然就看见到处是车。本地车牌居多，外地车牌也不少，有一半是SUV，外地车牌里除了本省的，山西河北的也有。四方望去，沿着路停得满满当当。红红绿绿，男男女女，哪里都有人影晃动。这时候就衬出了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要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这是捏老鼠嘴呢，叫它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乱咬衣裳。吃完了这顿饺子，还要收祖宗轴子。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高堂华屋，两边的字我很快就认得了：

先祖创业垂千古
忠孝家风传万代

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

兴许吧。要不咋都这么画呢？

死了还能过这么好，那咱都去死呗。

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没敲到，就继续包饺子。包了一会儿才说，急啥。都有那一天。

肯定是睡不着了。垫高了枕头半坐着刷微信。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还被我屏蔽了一些，刷了两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转的一则新闻，是予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一共六个。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

就点了个赞。他立马私信过来，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去村里看看？我回，好。他说，啥时候？我呆望着天花板，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他又跟来了一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3　粪的气息

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在乡下睡好，是在去年初夏。去的是豫东的一个县城，酒店在县城边儿上，和一个村庄毗邻着，鸡犬相闻。入住时是半下午，离晚饭时间还早，我便溜出去散步，消耗体力。正值麦收刚过，村里水泥路本来就不宽，又被晾晒的麦子占据了一半，只能容农用机动车单行。我小心翼翼地走着，时不时需得踩个一脚半脚在麦子上。阳光温热。家家农户的平房顶上也都晒着麦子，麦香氤氲浮起。树叶上敷着一层淡淡的灰尘，布谷鸟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渺然传来。有老妇人穿着黄旧的白汗衫坐在门口，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的涎水顺着嘴角淌成晶莹的一挂。老妇人一边给孩子打着扇子，一边点着头打盹儿。

混合着麦香的还有一种味道，就是臭。这里的规矩，厕所都在大门口右侧，临着街，许是为了掏粪上田方便。厕所的墙外空凹进一小块长方形，那就是粪池。有的人家讲究些，在粪池上盖着一缕简陋的水泥板，有的砌一堵象征性的矮墙当栏杆，有的只在上面覆一层干草。也有的已经把粪掏了出来，就摊在那里，虽然上面或多或少都有些干草，却是更

水，一会儿想去卫生间。单这两件事就能无限循环忙碌。怪异的是，越压抑着不喝水就越渴，越压抑着不去卫生间就越便意强烈。又如同，越想睡就越是要睁开眼。这双眼啊，一旦试图闭上，就好像有谁用指甲尖儿掐着你的眼皮儿在往上拎。而待你睁开，那指甲尖儿又掐着你的眼皮儿在往下摁。就这么着，拎拎摁摁，摁摁拎拎，就是没办法得个安稳。受不了了，就开灯，换个方式熬。看书，从《三字经》看到《世界简史》。想事情，从记忆里的第一颗糖想到中美关系。数绵羊，从个位数到百位千位。也求救于各路神灵，从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到耶稣基督　　或许偶尔被哪位听见，得了垂怜，便能打上一个盹儿，如同快要撑断的皮筋儿被松弛了一下，自是珍贵。醒来后便再熬，期待着能打下一个盹儿。

漫漫长夜，就这样被盹儿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逗号。打盹儿时也没闲着，总是在做梦。奶奶，父亲，豫新，这些活着再也见不到的人，总是会来到梦里。亲人若要隔世相见，也只有梦。他们在梦中走路，做事，说话，一颦一笑，栩栩如生。常常的，在梦中也知是梦，也知如生不是生，不过既已是梦，如生也好。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要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这是捏老鼠嘴呢，叫它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乱咬衣裳。吃完了这顿饺子，还要收祖宗轴子。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高堂华屋，两边的字我很快就认得了：

先祖创业垂千古
忠孝家风传万代

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

兴许吧。要不咋都这么画呢？

死了还能过这么好，那咱都去死呗。

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没敲到，就继续包饺子。包了一会儿才说，急啥。都有那一天。

肯定是睡不着了。垫高了枕头半坐着刷微信。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还被我屏蔽了一些，刷了两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转的一则新闻，是予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一共六个。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

就点了个赞。他立马私信过来，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去村里看看？我回，好。他说，啥时候？我呆望着天花板，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他又跟来了一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水下不了面呀。孟胡子笑道，下不了白面下杂面，这就叫，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

一边热闹说着，一边又指拨着我去看东厢房墙根儿摆着的那排石雕物件，说这些个东西如今也不常见了。这赏墩是汉白石的呢，都有老包浆了。你看这莲花座刻的线条多高古。你再看这对门鼓石下面的须弥座，上下枋、束腰，这圭角，这如意纹

豆嫂，你嫁给豆哥可是有点儿迟呀，早一点儿就能过上地主老财的阔日子啦。我依着孟胡子指点蹲下来细看，虽然不懂，却也能看出讲究。便夸。豆嫂正在厨房里下着饺子，呵呵应道，咱就是个贫农的命，娘家贫农，婆家贫农！孟胡子说，甭哄我。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这可是大户人家的房子才有的。豆哥道，在外头捡哩。孟胡子说，可真会捡。这好东西地老师咋没捡着？豆哥笑道，地老师你要看上就拿走。孟胡子说你看你这假大方的，恁沉的东西，你叫她咋拿得走嘛。豆哥说，只要地老师要，我给送过去还不中？孟胡子说这还算有诚意。我转脸看豆哥一脸恳切，倒是有些意外。笑道，厚情心领啦。这可不能夺人所爱。孟胡子道，你这谦让得可不对，又不是叫你自己要。这放村史馆，正合适。

我进去厨房看饺子。因是素的，在锅里滚了两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些时去豆哥家吃饺子了，跟孟胡子一起。咋啦？不咋。谁跟你说的？村里眼多，你走在哪里都有人看见。看见咋啦，不中？他闷着。我有些心虚，便解释说没同去也没同回，他笑了一下说，跟谁去倒无妨，只是豆哥家还是少去，少打交道。问他缘故，他却不语。便也没再追问。天色墨蓝如油画。夜色中，转脸看他，只能看见模糊的侧脸轮廓。

村里确实似乎处处有眼。有时候明明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走，没人看见，可是过两天有人见了就会问，地老师，那天你到谁谁谁家门口了，去干啥了？找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找不见大英，又打不通她的电话，问村里人就能八九不离十。她要是在村里，我会知道她在东掌还是西掌，她要是出村，有人会知道她去赶集还是去镇上开会。

你睡不好觉，是不是跟奶奶有关系？咱们刚认识时你睡觉就不好。记得那时你奶奶刚去世没多久。闷了一会儿，老原突然问。

你记性可真好。我没正面回他。

只要想记住的，就能记住。他说。

我沉默。能记住的，固然是想记住的。但其实，还有一部分能记住的，是根本不想记住的。根本不想记住却又不得不记住，是因为怎么都忘不掉。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打这树的主意呢？是大英不让动。他就去到村委会找大英，问她这树，树字刚出口，大英便炸雷似的回说，不卖！他逗她，问她为啥不卖，她说，这是祖宗，你家卖祖宗啊？及至和孟胡子熟了些，又说起这事，她说，啥人都往城里跑，男男女女青壮年，生出小的老人去带，反正是，胳膊腿儿全的，能动弹的，有办法的，都往城里跑。没长脚的物事呢，也被人拐带着往城里跑。好粮好面好果子，往城里跑跑也就算了，反正也是年年生年年长的。可这几百年的祖宗树也得冲着钱往城里挪？我就是不服这个气，只要我做一天主，我就得叫它留着！大英的眉梢眼角都是得意：谁知道这话对了孟胡子的脾气，我跟孟胡子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打了才认识！

饭后离了大英家，我和老原慢吞吞地往回走。许是吃得太饱了，越走越乏力，慵懒得简直迈不动步子，被老原强拽着到关帝庙门口看了一眼，到底也没进去，就挣扎着回到老原家，倒在了厢房隔间的床上，连灰都没顾得上掸掸就覆上被子。只想着能舒展舒展筋骨就好。可是躺着躺着，居然睡了一小觉。

我决定过来住。马上。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厉害，只剩下了一两句话。老原的片段留得最长，相比而言确实也显得更好。正腔板调的普通话里不时夹带着抑扬顿挫的四字词，什么乡土情怀，返璞归真，城乡链接，活力复苏之类的，一气儿顺下来，一点儿磕巴都不打。闵县长抓着篮子和村民们合影的照片也被到处转发，人人满意。大英翻来覆去地夸，说人家电视台和报社到底专业，水平就是高。看人家拍的这照片，多官气。在这边土话里，官气没有贬义，意指漂亮和体面。

几天后，曹建业找到了我，吞吞吐吐了一会儿，方才说了荆篮的事儿。

地老师，那个牌子上，该写我的名儿。他语气软着，神情却艮着。

我给气笑了。

我花钱买的，这么快就忘了？

我编的。

这事儿吧，就好比你家的电视机，虽然不是你造的，但是你买下那就是你的。不能说是电视机厂家的吧？

他被我噎住。我任他窘着。事情明摆着，要么他得退我四百块钱，要么他得再拿来一套。

沉默了许久他才说，我再给你拿一套。

杨镇长还是和王主任一起来的，还是穿着迷彩衣。两人手里各拿了一根木棍。说是对节木。仔细看，砍出来的枝条疤处果然是两侧对节生的，很是匀称。王主任说，品相上乘的对节木拐杖在云里景区一根能卖五六十呢。对了，听说咱村那个大曹磨拐杖是把好手。大英道，那人除了这点儿长处，别的都说得不得嘴。砍不尖旋不圆的，甭提他。把他们俩手里的木棍夺过来道，给青萍吧，抵咱今天的饭钱。就都笑。杨镇长看到老原在开白酒，作势阻拦道，这是啥阵势呀。不喝了吧。大英说，咋啦，是不是得倒进烩面碗里你才喝？又都笑。杨镇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我这赖名儿成了个商标，算是撕不掉了。大英问杨镇长方才去哪儿了，杨镇长说到兵冢看了看，那儿烧纸的人不断。不过还好，干草清理得怪净，没有火引子，安全系数就高。大英说，年年到这时都叫人去清哩，咋能不好。我问兵冢是个啥典故，大英说是个大坟，埋着些当兵的人，村里人就叫兵冢。逢到上坟时，坟地离兵冢近的人家都会去烧点儿纸。问她埋的人是什么兵，她说总归是解放前的兵。哎呀你真好问，先吃饭，回头再说。

六个凉菜上桌。三荤三素，荤菜是红油耳根、肉皮冻和卤牛肉。素菜是拍黄瓜、蒸面条棵，还有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走慢些，仔细看，啥都有。果然。蹲下去贴地去瞧，泽蒜已经有了浓密的绿发，很好拔的样子，却是一拔就断。还是得用铲子挖，挖出根部，就能看出下面坠着的洁白的圆蒜头，近闻便是扑鼻而来的一股辛鲜气味。还有山韭菜。从头顶昂立的干韭花能看出是山韭菜。它的根梢也有几丝细绿的新韭正在生长，如手艺精妙的画师画出了几笔，貌似漫不经心，却怎么看怎么舒服。榆树也开了花，小小的暗红的小颗粒，很像是刚打骨朵的小梅花。很多人以为榆钱是榆树的花，其实那是它的果。这才是它的花呢。

然后，就看见了越来越多的茵陈。大英止步说这是个白蒿窝子哩。就在这儿挖吧。茵陈棵一米来高，根扎得也深。上面的枯枝硬硬地迎风长着，像是老母亲，根部长出来的就是嫩孩子。我们小心铲出来，拾捡到袋子里。大英嘱咐说也得带点儿老根儿，说徐先儿说过，老根儿最有药性，晒一晒泡水喝，好处多着呢。那便带点儿老根儿。铲了一会儿，居然出了汗，手也扎得疼。便坐着块石头休息，顺便在手机上查茵陈资料。为啥叫茵陈？经冬不死，春时因陈根而生，故名茵陈。

大英的身影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远远地喊着我，说这儿多呀。我便过去继续挖，一会儿就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些时去豆哥家吃饺子了，跟孟胡子一起。咋啦？不咋。谁跟你说的？村里眼多，你走在哪里都有人看见。看见咋啦，不中？他闷着。我有些心虚，便解释说没同去也没同回，他笑了一下说，跟谁去倒无妨，只是豆哥家还是少去，少打交道。问他缘故，他却不语。便也没再追问。天色墨蓝如油画。夜色中，转脸看他，只能看见模糊的侧脸轮廓。

村里确实似乎处处有眼。有时候明明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走，没人看见，可是过两天有人见了就会问，地老师，那天你到谁谁谁家门口了，去干啥了？找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找不见大英，又打不通她的电话，问村里人就能八九不离十。她要是在村里，我会知道她在东掌还是西掌，她要是出村，有人会知道她去赶集还是去镇上开会。

你睡不好觉，是不是跟奶奶有关系？咱们刚认识时你睡觉就不好。记得那时你奶奶刚去世没多久。闷了一会儿，老原突然问。

你记性可真好。我没正面回他。

只要想记住的，就能记住。他说。

我沉默。能记住的，固然是想记住的。但其实，还有一部分能记住的，是根本不想记住的。根本不想记住却又不得不记住，是因为怎么都忘不掉。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13　楝花开，吃碾馔

第二天便开车回去，快到泉湖社区时便放慢了车速，看田野。春末夏初的平原和山里的风貌颇有差异，田野里只有油菜是明艳的金黄，除此之外就都是绿，绿的麦子，绿的树，绿的草。方块绿，条状绿，线线绿，点点绿，高绿，矮绿，不高不矮绿。明绿，暗绿，明暗相间绿。再往福田庄的方向远望，村子里除了绿就是紫，泡桐花是大团的浅紫，苦楝花则是细碎的淡紫，“楝花开，吃碾馔”，正应了这景。

进门先磕头。餐桌后面紧挨着墙放的条几上摆着一排遗像：奶奶，爷爷，父亲。爷爷的照片最不清晰，看着也最年轻。这使得他像是父亲的儿子，这三张照片像是祖孙三代。

我家没设牌位，弟弟家也没设。奶奶和父亲在时老宅里设有，现在是叔叔家。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个，我就能原谅叔叔所有的过分。

看了一眼，不敢再看。可是忍不住还想去看。再去看时，就泪眼模糊。

案几旁放着一个小小的棉垫子，我拉过来，

，　　。、、　　心　，　，　，，，
来啦。

起来时借口去卫生间洗手，顺便擦泪。

每次都是这样。若是纸写的牌位也罢了，我不能看见他们的照片。若这些照片是在相册里也罢了，我不能看见他们被供在牌位这里。每次看见，泪水都会小小地崩溃。

这和在墓地的感觉迥然有异。在墓地，尽管明知道他们的遗骸就在墓里，可看不见他们的脸。墓地只有土堆，只有旷野，只有草，只有树。墓地最多的就是坟墓。墓地就是死亡的气息，而且是群体死亡的气息。在这里，死亡这个巨大的句号，显得无比自然，很容易接受。但在家里不一样。家里是活生生的人在过活生生的日子，看到这些照片上的亲人，我不得不想到他们曾经的那些日子，且是和我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会想起他们走路的样子，咳嗽的样子，吃饭的样子，生气的样子，发愁的样子　　这种形式如此鲜明地提醒着我，他们被照片压在另一个世界，整整齐齐地在那个世界，再也不能过这样的日子。

在卫生间收拾整齐，出来和叔叔闲话。问他要不要和包工队签个合同，他不以为然地说签啥合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要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这是捏老鼠嘴呢，叫它们再也不能偷吃粮食乱咬衣裳。吃完了这顿饺子，还要收祖宗轴子。轴子上画的是深宅大院高堂华屋，两边的字我很快就认得了：

先祖创业垂千古
忠孝家风传万代

祖宗们住的真有这么好？

兴许吧。要不咋都这么画呢？

死了还能过这么好，那咱都去死呗。

奶奶拿着擀面杖敲过来，没敲到，就继续包饺子。包了一会儿才说，急啥。都有那一天。

肯定是睡不着了。垫高了枕头半坐着刷微信。朋友圈本就没多少人，还被我屏蔽了一些，刷了两下就看到了老原昨晚转的一则新闻，是予城政府官网公布的省“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入选名单，一共六个。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宝水村。

就点了个赞。他立马私信过来，民宿已基本收拾妥了，去村里看看？我回，好。他说，啥时候？我呆望着天花板，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他又跟来了一条：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厦还立着一块石碑，用玻璃罩着，看落款是雍正六年，算起来也有近三百年。字迹很漫漶，勉强认出来一些，有好几处都提到了晋商。想来也是，村一级的关帝庙能有这等出挑，必定是和晋商过白陉有密切渊源。翻山越岭，林深路长，想要平安求财自然少不了请关老爷保佑。

龙王庙不大，也有一番典故。按宝水的说法，这是关老爷青龙偃月刀上的那条青龙。有年天旱成灾，久不见雨，村里族长遍寻无计，就去求告关老爷，请他想想办法。关老爷受着香火，听着求告，因没有降雨权限，也是干着急。急着急着急中生智，朝着自己的刀问，青龙何在？青龙早已经有了灵气，只是一味含蓄低调地忠心事主，不曾显形，听到召唤便赶紧从刀上下来施展本事，普降甘霖解了旱灾。雨后村里人便来谢神，关老爷不愿贪功，便给村里人托梦讲明了原委，指示村里另建龙王庙供奉青龙，说龙形附在周边一块石头上。翌日村里人再去庙里拜，果然发现青龙偃月刀上已经没了青龙，也果然在周边找到了一块龙形石，便建了这龙王庙。所以，这龙王庙其实是关帝庙开出的分公司？娘娘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据说是求婚姻和子嗣很灵验，有许多例证。还有一句口头禅像是和龙王庙做的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杨镇长还是和王主任一起来的，还是穿着迷彩衣。两人手里各拿了一根木棍。说是对节木。仔细看，砍出来的枝条疤处果然是两侧对节生的，很是匀称。王主任说，品相上乘的对节木拐杖在云里景区一根能卖五六十呢。对了，听说咱村那个大曹磨拐杖是把好手。大英道，那人除了这点儿长处，别的都说得不得嘴。砍不尖旋不圆的，甭提他。把他们俩手里的木棍夺过来道，给青萍吧，抵咱今天的饭钱。就都笑。杨镇长看到老原在开白酒，作势阻拦道，这是啥阵势呀。不喝了吧。大英说，咋啦，是不是得倒进烩面碗里你才喝？又都笑。杨镇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我这赖名儿成了个商标，算是撕不掉了。大英问杨镇长方才去哪儿了，杨镇长说到兵冢看了看，那儿烧纸的人不断。不过还好，干草清理得怪净，没有火引子，安全系数就高。大英说，年年到这时都叫人去清哩，咋能不好。我问兵冢是个啥典故，大英说是个大坟，埋着些当兵的人，村里人就叫兵冢。逢到上坟时，坟地离兵冢近的人家都会去烧点儿纸。问她埋的人是什么兵，她说总归是解放前的兵。哎呀你真好问，先吃饭，回头再说。

六个凉菜上桌。三荤三素，荤菜是红油耳根、肉皮冻和卤牛肉。素菜是拍黄瓜、蒸面条棵，还有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其实很想问。可终于还是忍住了。当事人不说，当然就不好问。尤其是我这样的外人，此时的问就是一种近乎冒犯的提醒。

是的，我是个外人，我始终记着这一点。

不止一次的，碰到有游客问我，你不是这村里人吧？我说我是。他们说你肯定不是。为什么？看着就不像。

和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像是了，常常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事，认识了这么多人，每一栋房子是谁家的我都清楚，甚至还知道了不少他们彼此之间的枝枝叶叶，这不就已经融入村子内部了吗？和这个村子还有什么距离呢？可是，外来者们的判断却让我的这种幻觉中瞬间破碎。

你还不是。

你为什么还不是？

因为在你内心的最深处，你根本不想是。

为什么根本不想是？

因为之前曾是。受够了。

19　打太极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不会加油，便不再借，只说车有毛病，除了我自己，别人不好开。有想委托卖山货的，便推辞。有想借个房檐儿的，意思是占我们门口的地方摆摊子，这个便答应。还有想要分点儿客源的，也敷衍着答应。有想借钱的，上千的数，便一口堵回去。还有说儿子孙子在象城打工，你们那边人熟，有啥要多照应啊。这个便答应传话给老原，说我能有什么本事去照应呢，一个女人家。至于什么事怎么照应，也只能到时候再说。然后把各种可能性分析给他们，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也给自己留条退路。基本的态度是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惭愧，说自己人微言轻，在象城那大世界对很多事都是有心无力。总之是把自己放得很低，能多低就多低。如果能让他们对我有了同情心，那就再好也不过。这种近乎虚伪的表演，对他们是重要的安慰。

有的人自始至终都无法开口，只扯云话，那我就听着。我知道他们是在绕，那就绕，绕啊绕啊，我任他们绕。流水一样绕，风一样绕，山路一样绕，我跟着他们徐徐而行。说天，说地，说他的老寒腿，说昨天的风大，说孩子的学习成绩　　总之，无论是讲三国还是道水浒，没关系，只要我有时间，尽可以跟他们说家常。他们最想说的那件事，他们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山村还怪穷讲究呢。豆哥说，小山村咋啦，就不该讲究啦。就该你们城市讲究啦。你们城市讲究，来俺们农村干啥。客说，来旅游，扶贫，给你们送钱。豆哥说，俺们有吃有喝，不稀罕挣你们的钱。快滚蛋。客便惊诧道，你咋骂人啊？你们就这么欢迎客人？豆哥说还真是不欢迎你这种客！

后来我发现豆哥很自觉地进行着垃圾分类，便把存下来的纸箱和饮料瓶子让他拉了走，第二天豆嫂便送了两斤豆腐过来，死活不收钱。我便明白了这交换的意思。我说，村里那么多人都把这些东西当垃圾扔了，可惜得很，不如都给你家收了倒是合适。豆嫂笑道，咱不能收。谁要送上门来，咱也承情。反正是不能上门去收，宁可白扔。为啥？就因为是在咱村。他在城里当环卫工人，那是一份工作，收废品，那也是工作。在咱村谁拿这当工作？俺们给谁钱谁有法子要？要俺们去白拿，也不值当欠这份儿人情。说不定有嘴赖的还会耻笑俺们是拾他家的破烂。我说，其实都能再利用，怪心疼的。豆嫂笑道，想想自家体面，这些东西就不算个啥啦。跟心疼东西比，还是先心疼自家体面更要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想了想，我也只好说是。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水下不了面呀。孟胡子笑道，下不了白面下杂面，这就叫，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

一边热闹说着，一边又指拨着我去看东厢房墙根儿摆着的那排石雕物件，说这些个东西如今也不常见了。这赏墩是汉白石的呢，都有老包浆了。你看这莲花座刻的线条多高古。你再看这对门鼓石下面的须弥座，上下枋、束腰，这圭角，这如意纹

豆嫂，你嫁给豆哥可是有点儿迟呀，早一点儿就能过上地主老财的阔日子啦。我依着孟胡子指点蹲下来细看，虽然不懂，却也能看出讲究。便夸。豆嫂正在厨房里下着饺子，呵呵应道，咱就是个贫农的命，娘家贫农，婆家贫农！孟胡子说，甭哄我。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这可是大户人家的房子才有的。豆哥道，在外头捡哩。孟胡子说，可真会捡。这好东西地老师咋没捡着？豆哥笑道，地老师你要看上就拿走。孟胡子说你看你这假大方的，恁沉的东西，你叫她咋拿得走嘛。豆哥说，只要地老师要，我给送过去还不中？孟胡子说这还算有诚意。我转脸看豆哥一脸恳切，倒是有些意外。笑道，厚情心领啦。这可不能夺人所爱。孟胡子道，你这谦让得可不对，又不是叫你自己要。这放村史馆，正合适。

我进去厨房看饺子。因是素的，在锅里滚了两

杨镇长还是和王主任一起来的，还是穿着迷彩衣。两人手里各拿了一根木棍。说是对节木。仔细看，砍出来的枝条疤处果然是两侧对节生的，很是匀称。王主任说，品相上乘的对节木拐杖在云里景区一根能卖五六十呢。对了，听说咱村那个大曹磨拐杖是把好手。大英道，那人除了这点儿长处，别的都说得不得嘴。砍不尖旋不圆的，甭提他。把他们俩手里的木棍夺过来道，给青萍吧，抵咱今天的饭钱。就都笑。杨镇长看到老原在开白酒，作势阻拦道，这是啥阵势呀。不喝了吧。大英说，咋啦，是不是得倒进烩面碗里你才喝？又都笑。杨镇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我这赖名儿成了个商标，算是撕不掉了。大英问杨镇长方才去哪儿了，杨镇长说到兵冢看了看，那儿烧纸的人不断。不过还好，干草清理得怪净，没有火引子，安全系数就高。大英说，年年到这时都叫人去清哩，咋能不好。我问兵冢是个啥典故，大英说是个大坟，埋着些当兵的人，村里人就叫兵冢。逢到上坟时，坟地离兵冢近的人家都会去烧点儿纸。问她埋的人是什么兵，她说总归是解放前的兵。哎呀你真好问，先吃饭，回头再说。

六个凉菜上桌。三荤三素，荤菜是红油耳根、肉皮冻和卤牛肉。素菜是拍黄瓜、蒸面条棵，还有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翻了个身，顿觉头昏目眩，腰酸背痛。心一横，答道，中。

2　失眠症

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嫁了豫新这个医生，自然也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汤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到后来喝这些药也不过是为了附和豫新的执念，已经彻底领略了这个敌兵的强大，早就放弃了根治的念头，只要能跟它拉开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也便知足。然而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

同是失眠，不同阶段的感觉也颇有差异。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怎么会不知所终，还是知的。所终，也无非就是死。可哪能死呢。还不到死时。哪怕只是为了母亲和郝地。我是母亲的闺女，郝地是我的闺女，同心同理，上下不舍。必须得睡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继续说：等我混得有了点儿人模狗样，我爹就开始给我压担子。我弟结婚时，问我爹咋办，我爹叫我弟自己去借钱，说反正家里没钱，是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你不借钱谁借钱。按说我养你到十八岁，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你挣稠的吃稠的，挣稀的吃稀的。房子都给你盖起了，媳妇还不得你自己娶？我弟说，那我找我哥借。我爹说，那是你的事，你们兄弟咋商量就咋办，我不管。我弟说到我跟前，那咱必须办得风风光光呀。头车牌号四个九，婚车牌号四个八，一溜儿奥迪，就要最排场的，就要站在那最高坡上，叫后来的人不好上。别人夸我爹教子有方，他还拿样儿说这俩小子都是荒长哩，哪有空跟他们啰唆。

我暗自赞叹。从长远之计去看，赵先儿还真是有些能掐会算。他若管了小儿子，一来对大儿子不公平，二来以自己的财力去办，小儿子也未见得满意。结果很可能是出钱出力，在谁跟前都落不着好。他之所以要甩手不管，是因为他算定了大儿子不会不管，而且会管得很漂亮——已经衣锦还乡，正需要找个契机明证一下，给弟弟办婚礼，最恰当不过。而弟弟受了哥哥这么大的助力，以后兄弟感情会更牢固。父母老去，兄弟两人一个在老家驻守

汤，怎么能跟胡辣汤比？可真是河南种子。郝地也在。这臭丫头有口福，因为上了UBC，见天都能在舅舅家蹭上姥姥做的饭。

先挨次跟孩子们聊了一遍，方跟母亲正经说话。问她这两天在忙啥，她说正忙着种菜。气候好啊，空气好啊，特别适合种菜。我说我也要学种菜啦。就汇报了来到宝水的事。我的失眠症她从不知道，内退也没跟她提过，只说来这里是有工作任务，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报社让我来做个深度采访。工作这块招牌对母亲一向有效。她沉默片刻，便叮嘱我好吃好喝注意安全，我嗯嗯应答，对着空气做俯首帖耳状。末了，她终还是没有忍住，怨怼道，啥美丽乡村？那能有多美丽？再美丽也是农村！你还没受够呀。

不能任凭她吐槽下去，马上转移话题。我便说了老宅子的事，她果然如我所料道，你跟坤商量去，不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这些事我都不管。我说，那可不成。我说了您可以不管，但要是不说就会落个不报之罪。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母亲在那边扑哧一声笑了。

挂断后再给坤打，他正开着车，于是长话短说。他开口就说亏得没加叔叔微信，不然他能催死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少说也算是半个予城人呀！好，好，好！自打认识了青萍，我就下定了决心，恁好的闺女，必须得给咱们予城人当媳妇儿，必须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看，这事儿不就是在按我的意思走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之前给我介绍的对象，老家居然都是予城的。

接下来就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酒酣之时便对豫新说我这妹妹如何如何，你要如何如何，言辞间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托付之意，听得我既好笑又难过，很想叫他一声哥。

老原迅速地把豫新纳入了朋友圈，跟我们来往得也越发密切，当然他也没少给豫新找麻烦，他的狐朋狗友但凡谁有个大病小情，需要在医院找关系的，都没有饶过豫新。许是同为男性，他们两个相处自是比我方便，有时候吃喝玩乐居然隔过了我。我劝过豫新，说你和老原不是一路人，要小心些。过些时见到老原，他只拿白眼儿翻我，说我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门婚事应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那句老话，很合母亲的心。豫新的工作，相貌，脾气，哪儿哪儿都让她觉得满意。不过这些都是能摆到台面上的满意。有一条满意她只悄悄跟我嘀咕过：没有农村那些根根梢梢拖拽着，多利索。哪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就是你的地，你的地你做主，想种菜就种菜，想种花就种花。忽然又看见院子西南角用石棉瓦搭出一个小棚，显然是旱厕。问他怎么还留着这个，他说九奶叫留着，那就留着呗。都说大粪上菜地，菜味儿才好。

我笑。在予城，都把人粪称为大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粪的尊称。

抽完了烟，他随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鞋底去拧踩。听我哎了一声，方才捡起来笑道，也不知道咋回事，回村就容易忘城里规矩。说大英在村委会呢，咱们去见见她吧。之前听他提过一回，说是村主任兼村支书，按辈分该叫嫂子的。什么辈分？老原的奶奶是大英娘家那边的一个堂老姑。这个关系我暗自算了几遍没算过来，便罢了。

错后半步看去，老原的背影已有些伛偻了。用福田庄的话说，是“扣尖儿”。不知不觉的，他也老了。因为太相熟，居然也从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想来在他眼里，我也是一样。

7　肥水不流外人田

和老原认识时我大四，正在电视台实习，有一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因为泉水丰沛且水质优良，唐朝大中年间的县令杜其便以灵泉为源头，开了一条东西方向的河，这条河就是从福田庄正北流过的新河。被修成的新河自灵泉始，向东流经灵泉村、福田庄、杨庄、李万村、曹村、尚楼、王庄、大堤屯、朱营、葛寺、马厂　　沿途有土桥泉、楝树泉、小朴泉等泉水补给注入，成了一条越来越像样的河，长达三十多公里，两岸田地浇灌，用的都是它。

庄稼喝它的水，跟小孩喝奶似的。奶奶说。

水的存在，也叫我明了很多事理。比如说，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水能叫东西干净，也能叫东西脏。比如说，水能最软，也能最硬。能最热，也能最冷。比如说，水能成云成雨，也能成雪成气，还能含到土里成墒。再比如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以为水往低处流就贱了？它可厉害着呢，到哪儿降伏哪儿。

突然想起福田庄村名的由来。据说原本叫田庄，是因为田姓多，也是因为田好，旱涝保收。不知何年何月，一位高僧游方路过村子，进到一户人家喝水，问村名，那人答了。高僧又问：这田，是什么田？农人不知道该如何作答。高僧笑道：什么田都不如福田。自那之后就成了福田庄。

儿简单，在你那里租间房就是了。老原说，我可没法子收你的房租。又说，小山村里几间房，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杀猪不用宰牛刀，我看你就行。我怎么就行了？他眼神上下刷了我一遍，你有个大优势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农村出身。那些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有几个懂农村的？在老家开店，不懂点儿农村的事儿，那怎么好磨缠。我说，这倒是。

那就这么定了。回咱老家。老原搓了搓手，似乎要大干一场。

是你老家。我强调。

唉，你这人，有没有常识？宝水虽是个小山村，可跟你的福田庄一样，都属于予城市，还都属于怀川县。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是不是一个老家？回宝水是不是回咱老家？

我笑。老家这个圈，怎么说呢，看怎么画。可大可小。在国际层面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老家。到了国内，老家就缩小至各自省份，同一个省里的，往下就细化到了市县乡镇，如同剥洋葱，一圈一圈剥下来，直至到了村，才算到了老家的神经末梢，再没处分岔。而在县这一级上，我和老原还真是共有着一个老家。

不过，他说他的，我自认定我的。福田庄在怀川

次被带我的编导老师拉去吃饭，是个乱七八糟的饭局，什么人都有。老原便在座，人都称原哥，据说他的商业领域包罗万象，既挖焦作的煤，也开巩义的矿，还卖原阳的米，总之是什么赚钱做什么，颇有点儿“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装栏杆，给地球抹水泥，给长城贴瓷砖”的江湖名声。

他做东，满席便趋奉着他热闹。他敷衍得周全，却也并不张狂。一群人里大约只有我，既没有敬他酒，待他敬到我这里时也没喝。也不是故意要犟着。素来不喝酒，没觉得有必要破例，且那时奶奶刚去世不久，几天都没有好觉，正在焦躁中，心情极差，在陌生人面前也没有兴致表现得乖顺。他脸有点儿僵，温冷着声道，我有一样本事，再大的场子，谁敬了我酒我记不住，谁没敬我酒，我记得真真儿的。我说记也白记，我不会喝酒，也不好敬的。他说，酒先撇开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叫哥，只有你没叫。酒不会喝，哥也不会叫？叫一声，就算你过关。被他这么争礼，我成了众矢之的。都静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编导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可我就是不想叫他哥。憋红了脸，我的气也上来了，说我可不懂，您算是哪门子的哥？凭什么要我叫？他仍是绷着脸，道，你老家是不是予城

打这树的主意呢？是大英不让动。他就去到村委会找大英，问她这树，树字刚出口，大英便炸雷似的回说，不卖！他逗她，问她为啥不卖，她说，这是祖宗，你家卖祖宗啊？及至和孟胡子熟了些，又说起这事，她说，啥人都往城里跑，男男女女青壮年，生出小的老人去带，反正是，胳膊腿儿全的，能动弹的，有办法的，都往城里跑。没长脚的物事呢，也被人拐带着往城里跑。好粮好面好果子，往城里跑跑也就算了，反正也是年年生年年长的。可这几百年的祖宗树也得冲着钱往城里挪？我就是不服这个气，只要我做一天主，我就得叫它留着！大英的眉梢眼角都是得意：谁知道这话对了孟胡子的脾气，我跟孟胡子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打了才认识！

饭后离了大英家，我和老原慢吞吞地往回走。许是吃得太饱了，越走越乏力，慵懒得简直迈不动步子，被老原强拽着到关帝庙门口看了一眼，到底也没进去，就挣扎着回到老原家，倒在了厢房隔间的床上，连灰都没顾得上掸掸就覆上被子。只想着能舒展舒展筋骨就好。可是躺着躺着，居然睡了一小觉。

我决定过来住。马上。

继续说：等我混得有了点儿人模狗样，我爹就开始给我压担子。我弟结婚时，问我爹咋办，我爹叫我弟自己去借钱，说反正家里没钱，是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你不借钱谁借钱。按说我养你到十八岁，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你挣稠的吃稠的，挣稀的吃稀的。房子都给你盖起了，媳妇还不得你自己娶？我弟说，那我找我哥借。我爹说，那是你的事，你们兄弟咋商量就咋办，我不管。我弟说到我跟前，那咱必须办得风风光光呀。头车牌号四个九，婚车牌号四个八，一溜儿奥迪，就要最排场的，就要站在那最高坡上，叫后来的人不好上。别人夸我爹教子有方，他还拿样儿说这俩小子都是荒长哩，哪有空跟他们啰唆。

我暗自赞叹。从长远之计去看，赵先儿还真是有些能掐会算。他若管了小儿子，一来对大儿子不公平，二来以自己的财力去办，小儿子也未见得满意。结果很可能是出钱出力，在谁跟前都落不着好。他之所以要甩手不管，是因为他算定了大儿子不会不管，而且会管得很漂亮——已经衣锦还乡，正需要找个契机明证一下，给弟弟办婚礼，最恰当不过。而弟弟受了哥哥这么大的助力，以后兄弟感情会更牢固。父母老去，兄弟两人一个在老家驻守

臭，臭得我都想要掩鼻而逃。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该去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　　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很幽的香。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种接近于酒意的发酵的香，幽着幽着就深了，深着深着，就让我都有些微醺。

那天晚上，关了空调，错开一条窗缝，在乡村的气息里，我睡得很好。这让我推测：乡下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后来又有过几次，使得推测升级成了定论。前提自然是福田庄除外。

可定论又能怎样呢？专业学术委员会也不可能天天去乡下，我依然得在床上烙饼，日趋萎靡。等到去年九月郝地出国之后，便破釜沉舟，按照人事政策跟领导提出了病退申请。早退损钱，失眠损命。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办好了手续，翌日便让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

还有比福田庄更合适的村子？多现成。

我笑。没有比它更不合适的村子了。不过，也

書籍分享公號：青蓝书房

不必跟他说那么多。

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我说。

哦。他恍然大悟状。问我什么样的村子才行。我说，虽然不知道什么村子行，却知道什么村子不行。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不行，我图的不是那份安静。要是真安静了我还真就傻了眼。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也不行，去那里做生意的人会扎堆儿，也没有了原本的乡村味儿。离城市太远的也不能去，中老年身体不争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啊痛啊的，需得能及时到条件差不多的医院去瞧。老原边听边骂我矫情，抽了两根烟，方才道，要不，去我老家吧。对照起来，你这几大条，宝水村可巧还都符合。我正寻思着把老宅弄成一个民宿来着。等拾掇好了，你尽管去住，顺便帮我照管一下。你需要找个地方睡觉，我需要找个人看店。刷帚疙瘩配马勺，十冬腊月穿皮袄。岂不是正合适。

认识了二十来年，老原提到宝水村的次数在记忆里屈指可数，也因此他说在老家做民宿便让我颇为意外，说，没想到你对老家还挺有感情的。他嗤笑一声，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还是应该找个专业的人来。我这事

我。我说就赶快咬个牙印吧。他说实在是没兴趣，不过看来叔叔是铁了心的，那就盖呗。我全权委托给你，需要多少钱我就打多少钱不就行了。我说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跟福田庄，跟老家，也就是这点儿关系。他说就这点儿关系我也觉得奇怪得很呢。远在温哥华，还得被迫翻盖福田庄的老宅子，亲爱的姐姐你懂的，你说是不是很荒诞？我愣怔了一下，又含糊了几句，便挂断手机。

已经是五点，窗外仍黑漆着。闭上眼睛，仿佛浮身于一片巨大的蒙昧中。坤说我懂的。我怎么就懂呢？又能懂什么呢？

12　悠

一晃十来天过去，便混熟了一些脸。毕竟是个小村子，虽然山很大。不，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再大的山，到底也是不会动的，是有个定数的。人呢，却是到处游走的人，两条腿画出的圈越来越大，倒也是能轻易大过一座山的。

今早照例散步，朝着西掌走。散步的地方也没什么更多的选项，无非是朝着西掌或东掌走一圈，相较而言，去西掌走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人家多。

着，得睡好。

于是强打精神去跑各大医院的睡眠科，吃各种效力的安眠药，试用渠道多样的民间偏方，每周去健身房游泳练瑜伽，每天泡脚，漫无边际地走一万米两万米直至筋疲力尽，统统收效甚微，微至无效。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便找领导给调了岗，到了钱少人闲半自由的专业学术委员会。里面全都是已经退二线和预备退二线的老前辈。到了那里才发现，虽是松快了不少，却也并不怎么闲。专委会既搭着个骨架子，多少总得煲点儿汤。出差的频次也并不低，因为老同志们爱往外跑。近年来出国出省的大动静虽然没有，往基层地市县逛逛也算是点儿福利。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只要有这种事，自然就得去负责跑腿。干活儿不怕，怕的还是睡觉这一关。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到了出差地自然是更不行，通常情况下是整夜难眠。

就熬着。越熬越领教到这是怎样一种酷刑。漫漫长夜，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在床上，唯有你被踢到了床下。虽睡不着，却似乎也很忙。一会儿想喝

宿，于是就又有脑子灵活的人家腾出了空屋子，安置了干净床铺。最早也不过是十块二十块，虽极低廉却依然有赚头。因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平日有陌生过客都要端碗饭让人白吃的，如今好歹收了钱，都觉得是赚。到了这几年，物价涨了，便由三四十到五六十。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几个是几个。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看到了这个态势，县里便想着往乡村旅游转型上引，评上省级的美丽乡村算是一个标志性进阶。

不时有旅游大巴对开而过，隔一段距离也会有路标提示离“云顶”还有多远。这些洞叫叠彩洞，路便叫叠彩路。走这一趟我方才知道，原来这叠彩路是从云里景区穿过的。云里景区自开发以来在省报就没少做版面宣传，早十来年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五A级景区，是予城的眼珠子，也是怀川的钱袋子。“云顶”是云里景区的最高峰，有一千三百多米高，原来俗称小北顶的，自从景区开发了之后，就改成了像模像样的“云顶”，也不知道是谁改的，不过跟景区里的云里村云下村这些村子的名字倒是很配。

一个小弯转过，“宝水村”三个宋体白字显示在一块蓝底标牌上。车右拐上了一条路，不宽，只

县西南端的大平原上，宝水村在怀川东北的大山坳里，隔着足有五六十公里。这段距离完全可以为我建立起一道厚实的心理屏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他的老家，不是我的。

4　五行缺水

早上八点，老原接上我，穿过城区，在中州大道高架上一路向北，十来分钟后便进入象城的绕城高速，向西直行半个小时再转向北，过了桃花峪黄河大桥便是予城地界。天很蓝，桥很长。远远望去，黄河在日光下竟是条白河，似乎是非常沉静地憩息在大地上。滩地里是绿茵茵的麦田，滩地外也是绿茵茵的麦田，有别于滩地的景象是村庄多了起来。麦田连着村庄，村庄连着麦田，似乎无边无际。

平时话就不多，此时话更少，印证着老原有些小拘谨。自豫新不在后，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时不时地，他会咳嗽两声。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我从包里翻出一贴湿巾递过去，问啥时候能有客，他方才打开话匣子絮叨，说总得到四月下半程了。又说起年前修房子的事，怎么设计，怎么备料，找谁施工，花了多少钱　　早已听熟了他的

也多。去年已经入党啦。我问他怎么甘心能回村，他说他爷爷那一辈当过村长，后来父亲也进过班子，却没当上村长，自觉没脸，现在还跟他母亲在北京打工，一个当门卫，一个做保洁。他不在世的爷爷和健在的父亲都希望他能当上村干部，所以等他大学一毕业就坚决让他回村，说现在机会好，希望他能实现家族复兴，重新进入村里的上流社会。

这话听得我忍不住笑。杨镇长却没笑，说这思想可正常。光兴干部们想进步？哪个村里都有想进步的农民，你敢去数？多着呢。可以说，越是农民越有干部情结，都羡慕干部。但凡家里有儿子的，谁不想儿子出人头地？要出人头地，一是有钱，二是当干部。还越当越上瘾，恨不得辈辈世袭。看我又笑，正色道，你肯定想不到，村干部世袭是个大概率事件，以我的统计，至少会有百分之五十。我说，这个真没想到，还以为这是偶然现象。他说偶然多了就有必然。我琢磨过原因，往小里说是经验累积。往大里说是观念传承。你想，他家里整天都在说村里的事，端碗放碗都在分析研究，在这种

环境里长大他能不受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对这种家门出身的孩子，只要能维持一般政绩，做人也不过分，村民们都会比较信任和认可，大英就是。老百姓可有意思，别看平时会跟村干部们吵呀打呀闹矛盾，真到了要投票，他们也是要考虑的。这种杂姓多的村，心里那杆秤称得更细。当然，谁主事都会落埋怨，那是正常损耗。

老原第二天回了村，进门看我的眼神似笑非笑，有些诡异。问他怎么了，他说不怎么。不怎么一定就是怎么了。揣测着说，是昨天跟杨镇长一起从东掌悠回来的事？他嗯了一声。我说不过是替大英送个客，人家连饭都没吃。是谁给你当耳报神，你也能把这当个事儿？他笑道，哪有恁小气。不过可是你自己说的，到底是在村里，一男一女出双入对，总得注意些。跟我还讲究个避嫌，跟人家就不避了？咋恁双标。我说你跟他还是不一样。咋不一样？他是明知没事才不用避嫌。他愉悦道，那咱们就是明知有事？我竟无话，发现越发得搅缠不清了。

第三章　夏——秋

1　这些个病

小暑过后，暑气果然便立竿见影地一日胜过一日。到底是深山里，白天能比山下低五六摄氏度，夜里就更凉快些。老原说这是避暑的最佳时节，不能浪费，便把象城的店调整了一番托给了合适的人代管着，开始来宝水常住。或许是他来常住让我有了倚仗，又或许是前段时间太忙，乍一放松，竟小病了一场。原是这天半夜里下了一会儿雨，气温便跌跤似的由凉快降成了冷，睡意蒙眬中虽觉到了寒意，却懒得起来加盖一层，第二天就感了冒，鼻塞头疼，咳嗽不止。本想着躺几天就能好，老原到底还是把我拽了起来，带到予城市人民医院看了看，开了些药，回村又让我在医疗所输液调理，这几日便天天去找徐先儿报到。

徐先儿这一阵子在忙填表，戴着一副老花镜，一会儿看手里的表格，一会儿敲那台老电脑，时远时近，一副吃力样。我说这电脑不行了呀，他说那没办法，村医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是发展起来了嘛，都指着能再涨涨哩。叫老安追着高买，他也不愿意。我又突然想起东掌朱大个儿家的老宅，便问老安怎么不买去，大英道，大个儿倒是愿意如常卖，可赵先儿说那处宅子风水不好，又伤残又坐牢，一出出地闹毛病，谁敢接手？说到底，事到这一步，都怪老安自己。当初他卖老宅时九奶没劝他？死活不听呀。九奶说他以后保准后悔，这不就应了？便又赞叹九奶，说她有股子神劲儿。举了例证说，闹“文化大革命”的末两年，九奶说这运动该完了。要是光这样革命，就都没了命，谁也好不了。啥时候也不应该不过日子光弄这。说话间不就完了？分田到户时，大曹爹和小曹爹这兄弟两个地挨着地，两块地的田垄中间有一棵红油香椿树。她问树算谁家的，兄弟两个都说，算谁家的都中，不就一棵树嘛。她说，亲便亲，财帛分。恁大一棵树呢，还是得有个主儿。谁也没当真。又过了十来年，有人相中了这棵树，财大气粗，把价出到了一千。那时一千不是个小数目，两家人谁也没想到这棵树恁值钱，就起了争执，树没卖成，两家打了好几架。说来也怪，不知咋的，那树当年就死了。两家结下的这疙瘩，到大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4　不受罪咋享福

整天守着九奶，听她扯云话便捞着了便宜。问她当初怎么就学会了接生，不害怕？她说，我从小胆大，在娘家门儿里当闺女时，俺爹常领人去倒卖煤——如今都待见喜鹊，以前咱这里待见的可是乌鸦，你不知吧？喜鹊叫的是喳喳喳，就怕挖出来渣渣。乌鸦叫的可是挖呀挖，黑洼洼，那意思就净是煤——卖煤路远，半夜黑里就得起身，他给我说几个人名叫我去喊，我就半夜黑里这儿跑跑，那儿跑跑，满村里去，从不知害怕。有一回村里失火，有人叫烧得腿上肉焦煳一片，郎中来了没人敢打下手，我敢。他叫我用那剪子剪烂肉我就剪，不害怕。等嫁人成了媳妇，经历的事多了，就更有了胆。第一回生孩儿时请了接生婆，我听着看着就记下了，第二回生得急，还没来得及请接生婆孩儿就落了地，我自己拾掇妥当，还烧了一锅水，洗好才上炕歇呢。后来也是自己给自己接的生。生孩儿不怵，怵的是孩儿成不了人。唉。

世上最喜人的就是小孩儿。我左思右想，还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你家镇着宅呢，你听她讲个原汁原味不好？又是在恁老原家。说着便哈哈大笑，肯定是觉得自己抖了个机灵。

就都笑。香梅扒着一根枝条正笑着，袖管突然滑下来，就露出了上臂的红印子，青青紫紫的。她连忙松开树枝，把袖扣扣紧。我方才想起来，自从认识香梅，就没见她穿过短袖衣服。这是头一回看到她身上的伤痕。

便用眼神试探，她却躲着不接。纠结了片刻，我便决定不问。有什么好问的呢？既然人家不说。外人可以在背后说千百回，但当着面儿，人家不说，就是不好主动去问，这条交际规则在哪儿都适用。又自我安慰着想，近些天，“宝水有青梅”的粉丝每天都能涨大几十甚或过百，最吸粉的就是香梅。她家的生意也红火得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论，七成也都该收敛些了吧。

回到家，九奶正在院子里坐着，对着小菜园。清明前后种的豆角、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都正旺旺地长着，生菜、香菜、薄荷也在边边角角葱葱茏茏的一片青翠。大英进院子就掐了两根黄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你家镇着宅呢，你听她讲个原汁原味不好？又是在恁老原家。说着便哈哈大笑，肯定是觉得自己抖了个机灵。

就都笑。香梅扒着一根枝条正笑着，袖管突然滑下来，就露出了上臂的红印子，青青紫紫的。她连忙松开树枝，把袖扣扣紧。我方才想起来，自从认识香梅，就没见她穿过短袖衣服。这是头一回看到她身上的伤痕。

便用眼神试探，她却躲着不接。纠结了片刻，我便决定不问。有什么好问的呢？既然人家不说。外人可以在背后说千百回，但当着面儿，人家不说，就是不好主动去问，这条交际规则在哪儿都适用。又自我安慰着想，近些天，“宝水有青梅”的粉丝每天都能涨大几十甚或过百，最吸粉的就是香梅。她家的生意也红火得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论，七成也都该收敛些了吧。

回到家，九奶正在院子里坐着，对着小菜园。清明前后种的豆角、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都正旺旺地长着，生菜、香菜、薄荷也在边边角角葱葱茏茏的一片青翠。大英进院子就掐了两根黄

死。那几天老九也去了陵川要饭，还没回来。我是躲到没了动静才敢出来去宝水泉打水。疤那时醒了，也血头血脸地往泉那边爬，在半路碰到他这个血人，咋能不照应哩。我就把他安置到了家里，揪了点儿草药给他治伤。好歹给他弄点儿吃的，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比他大，他就认我当了姐。

我问，兵冢里埋的就是那些人吧？她说，嗯。村里人看坡上恁多尸体，就找了块地方，挖了个大坟堆，埋下了那些孩儿们。想来那些孩儿们死活都在一起就伴儿，在地底下也能暖和些。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儿，老家在哪，爹娘是谁。人既殇到了咱这，那咱哪能不收留。也吃不着咱的，也喝不着咱的，咱们能给孩儿们的就是这一把老黄土，叫孩儿们入土为安。给自家上坟时顺手也给他们烧送点儿钱，叫他们在那边也有个花销。总归都是有爹娘的人，爹娘也是整日里悬心惦记着的，要是知道孩儿就这么没了，那可不是该心疼死了呀。

突然想起了我的爷爷。他也是和战友们一起牺牲的，听父亲念叨过几次，说想去找找爷爷的坟，到底也没去成。他也是和战友们埋在一起的。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人见了都问奶奶好，她就笑。杨镇长问怎么不见老原，我说他去海南看他妈了，得过些天才能回来。杨镇长道，这还不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说，打开手机就能见，哪用得着恁酸不溜溜。就都笑。

大英介绍说这就是上回说的那俩学生，杨镇长亲自给送来啦。两人便做了番自我介绍，都是中原大学的，女孩子长发披肩，浓眉大眼，头顶抓起一个小丸子，笑起来一对虎牙，叫周宁。男孩子扎着小辫子，白T恤蓝牛仔裤，高高挑挑，叫肖睿。杨镇长对两人说，地老师原是在省报工作的，现在是人闲心不闲，年头就进了村，有背景有水平，人还一点儿也不骄傲，来到村里就扑下身子，和人民群众打成了一片，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师了，你们可得好好跟着学着。我突然记起这是孟胡子应承带的，便道，可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一样的，孟老师才是你们的老师。又问孟胡子什么时候来，杨镇长说应该快回了，你们先帮着两个孩子安置一下生活。该点拨就点拨，该教导就教导。既然进了村，都是自己人。

正说着，小曹骑着电动车进了院，笑盈盈地跟大家伙儿打招呼，大英嗔怪道，多少天都不见你，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里买东西，秀梅就夸说，这事对路。明天我叫我家孩子先来，带个头，热个场，后面就有人了。我刚打问了一下，东西掌还没人报名是都嫌远，接接送送的，不大方便。让孩子们自己来，也觉得不安全。如今咱们村可不比以往，整天过车呢。

第二天，果然就把她家的大智和若愚送了来。雪梅也把腾腾送了过来。再然后是香梅也送了郑义来，曹灿和曹阳也来了。渐渐地就凑了十来个。有了孩子们的声音，学校忽然就特别像个学校。孩子们欢蹦乱跳，老人们也爱在学校门口坐着，老老小小的，越聚人越多，及至周末时，几乎在村的孩子都来齐了，比孟胡子在时还显得热闹。我忽然明白过来，表面缘由是人都爱扎堆，实际上是这两天客最多，送孩子们来这里只当是进了幼儿园，就能心无旁骛地待客赚钱。

突然又想到了娇娇，她那么爱看书，这里有人领着一起读，岂不是好？便打电话给大英，大英断然拒绝道：不中！她出不了门！那口气是斩钉截铁的硬。

10　客随主便

自打开始给孩子们辅导作业，周宁和肖睿就感受到了“亲爱的村民朋友们”的鲜明热情。每天都有人送自家种的各式青菜，买菜的花销从此省下。徐世厚的小孙子刚被送回村他就一刻不停地转送过来，还送了些蒲公英和菊花，让他们泡水喝。立秋那天按老规矩要啃“秋疙瘩”，也就是吃饺子，大英便包了荤素两样饺子，在锅箅上码得整整齐齐地端了来，说你们吃喝穿戴都不缺，可到底出门在外，也都不易。又夸赞，你们这趟锣鼓算是敲到了点儿上，农村家长最愁的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我说城里的情况也是这，有几个家长不愁辅导作业？秀梅说，愁跟愁可不一样。城里家长愁是因为懂，咱们愁是因为不懂。跟孩子坐在一起是大眼瞪小眼，一对干瞪眼。不仅干瞪眼，还耽误干活儿。你说要是一忙起来，孩子们连口热饭都不能按顿吃上，哪还顾得上作业呢。两头儿忙也两头儿耽误。肖睿严肃着脸说，其实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要重要得多。哪怕没有能力辅导，最好也陪伴着孩子学习。您得想想您这么辛苦是为了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12　站队

下雨这些天孩子们没过来，肖睿和周宁谋划着等雨停了便开始户外教学，原来这种教学也有个名目，叫万物启蒙。肖睿说这在素质教育领域里正流行，意思是万物皆老师，引着孩子们走出教室，向大自然学习。尤其是农村孩子，更该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生长的环境，如山里的花草树木，田里的庄稼菜蔬，二十四节气和农事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我听着有些愕然，便问，这种教育的对象不应该是城里孩子嘛，肖睿说不不不，这是误区。这些对城里孩子只是表层信息，对农村孩子才是深层教育。环境他们虽然熟，但所认不等于所知，两码事。就像我们对自己的亲人自以为很了解，其实未必。要不怎么会有灯下黑这一说呢。

第一节课安排的是请徐先儿讲中草药，天一放晴便立即启动。由徐先儿带着，周宁在前，肖睿断后，中间一群高高低低的小人儿，每人手拎一个小凳子，排成一队，昂昂扬扬地从街上走过去。村民们站在路边，一边行注目礼一边议论纷纷，纳闷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一物”，点卤水的点就是画龙点睛的点。若是点不好，出的豆腐便又少又不好吃。豆腐脑压出水即成老豆腐，再留出一部分豆腐脑放在做豆干的方匣子里，用布一层层地盛豆浆，压出来水分就成了千张，也就是豆皮。这一套下来得五六个钟头。上午一回是早上五点多起床一直忙到快中午。晌午歇一会儿，下午是十二点多忙到晚饭时。

一直以来，做豆腐这事在我的想象中有一种影视剧造就的美感：豆粒饱满，纱布洁白，浆液汩汩，雾气腾腾，这情形不该天然地散发着温暖浓香？看实景就差了可多意思。用的是电磨，先往磨眼儿里倒泡好的豆子，这边添水，下面放着桶，那边就哗哗地接着生豆浆，一只桶满赶快换上另一只，再把满桶倒进大深锅。待两个大深锅都倒满，上面便积起了厚厚一层白豆沫。与此同时还要烧火，还要取柴火，还要倒豆渣，几头都需得照顾到，那媳妇团团转地忙活着，汗都难得擦爽净。豆嫂说，做豆腐的人自己就是一台磨呀。等到地锅烧旺，豆浆沸腾，屋里水汽朦胧，这才隐约可见影视镜头中的那种美。我倒觉得那媳妇的矫健身姿是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财哩。领着人呼呼啦啦拆了原家的房，自家也没盖起，扔也不是，用也不是。一搁就搁恁些年。也是白搁。

德茂爷爷不是对人都很好吗？咋就挨了斗？

谁知道哩。他多明白一个人，土改前就捐出了地，连公社里的人都说他表现好。可上头派有任务，说这村哪能恁好，就恁四面光八面净？好歹得弄个人斗斗，应个差事。谁知道真到斗那一刻，就像起了大风，谁挡得住？听说别的公社还叫斗死了几个，我吓得觳觫。

豆哥他爹那时为何要出头对原家？

谁知道哩。或许是形势来了，人上人成了人下人，人下人成了人上人，就叫人犯了迷吧。一批斗，就数他家批得上劲儿。当了几辈儿长工，数他家对原家知根知底儿，说得多，挖得深。她慢慢垂下眼，盯着地面。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盘起来的小小的髻。

根儿说，他记事起他父亲就不进村，就是因为这事儿？

有这个缘故，也不单为这。她说。两个孩子追

逐着，前头跑的那个忽然一个不稳，踉踉跄跄地趴在了台阶上。九奶突然就要起身去扶，吓了我一跳，连忙先按住她，然后方去拉起孩子，叫肖睿把孩子领走，回头再看九奶，她已又是闭目不言了。

14　后河集

中元节前，终于去赶了一趟后河集。原本只约了三梅，周宁听说后也想去，便带上了她，五个女人前二后三，挤得满满当当。集思广益地捋着该买的东西：叠元宝用的金银纸，过两天上坟烧送必备。花生瓜子爆米花，是待客的餐前零嘴。秀梅说这些零嘴原本是过年过节才上桌的，现在也成了家常用品。要是有价钱划算又耐得住放的菜那也得多买些，莲藕芹菜都是。咱们联合起来要得多，也好杀老板的价。正盘算着，秀梅忽然叫停车。前头是仨老太太，秀梅喊她们上车。问她认识？她说不认识。肯定是边坊村的人，捎她们几步呗，她们行路怪难的。我说坐不下，雪梅说挤挤就中，都不胖。秀梅说咱们五个再加上仨就是八，一路发发发。周宁说，她们都那么老了，要是万一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规渠道买，用着放心。她说，那我随你。香梅禁不住秀梅撺掇，也跟着买了一大袋。

走出了一头细汗。歇脚时便找了个摊子吃了点儿东西，由我请客。摊子很大，有包子豆腐脑胡辣汤油条，也有米线烩面，是早餐和午餐的综合体。也很便宜，油条五毛一根，她们每人吃了两根。米线三块一碗，二米粥和豆腐脑都是一块五一碗，她们每人都要了三样。豆腐脑配有白砂糖，她们都狠加着糖，说加糖不要钱。胖老板呵呵笑道，再放牙都甜掉啦。你们吃这些还不够我的糖钱呢。秀梅油嘴滑舌应对说，一直觉得你这老板大方，一说这话都不像你了。又对我说，青萍姐，今儿不好意思，占你便宜了。我仿着她的口气说，你一说这话也都不像你了。她们几个便大笑起来。赶着集的她们格外爱笑。

让我和周宁大开眼界的还有路边店里播放的歌，音质类似于凤凰传奇的低级版，或软糯缠绵哀怨，或铿锵奔放热烈。曲目我都是第一次听到，周宁说她也是第一次。配合着这些歌的就是劣质碟片，号称是热门流行金曲，绝配宝马香车。从曲

目的名字就可知风格：《小白脸子我恨你》《最坏不过狐狸精》《老公你最大》《老婆你辛苦啦》《丢了幸福的猪》《别哭了宝贝》《漂亮姑娘就要嫁人啦》《小三你好贱》《等哥有了钱》……虽是口水味十足，却有一种朗朗上口的魔性，让人一听难忘。秀梅挑了几张碟片，说将来跳广场舞时用。小曹说了，咱们村今年情况这么好，到年底想搞个晚会呢，人家大电视台叫春晚，咱们叫村晚。她眼睛亮闪闪的。

挑碟时，店里放的是一首《闯码头》：

哥哥要去闯码头，
马上和你要分手。
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
止不住的眼泪流。
不是哥哥不爱你，
因为我是农村的，
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
哪里还能顾得上你。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死。那几天老九也去了陵川要饭，还没回来。我是躲到没了动静才敢出来去宝水泉打水。疤那时醒了，也血头血脸地往泉那边爬，在半路碰到他这个血人，咋能不照应哩。我就把他安置到了家里，揪了点儿草药给他治伤。好歹给他弄点儿吃的，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比他大，他就认我当了姐。

我问，兵冢里埋的就是那些人吧？她说，嗯。村里人看坡上恁多尸体，就找了块地方，挖了个大坟堆，埋下了那些孩儿们。想来那些孩儿们死活都在一起就伴儿，在地底下也能暖和些。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儿，老家在哪，爹娘是谁。人既殇到了咱这，那咱哪能不收留。也吃不着咱的，也喝不着咱的，咱们能给孩儿们的就是这一把老黄土，叫孩儿们入土为安。给自家上坟时顺手也给他们烧送点儿钱，叫他们在那边也有个花销。总归都是有爹娘的人，爹娘也是整日里悬心惦记着的，要是知道孩儿就这么没了，那可不是该心疼死了呀。

突然想起了我的爷爷。他也是和战友们一起牺牲的，听父亲念叨过几次，说想去找找爷爷的坟，到底也没去成。他也是和战友们埋在一起的。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那边 · 没容我说完，她便站住，用枯树干柴般的手紧紧地攥了攥我的手，用这个动作截住了我的话。

她的手有些抖。

我惯常先去给他烧。

谁？

刚问出口我便知道了。还能是谁呢？一定是德茂。原来原家坟上的纸钱灰烬不是无缘无故的，原来她就是那个一直给原家上坟的人。原来。

再一想，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也只有她。

别对根儿说。她说。

为啥？

不想叫他知。她说。

本也不想叫谁知。她又说。

你既是知了，那就只自己知。她的口气如同命令，不容置疑。

我只有说，好。

17　桌面下的理

塌方的路段一修好，杨镇长就进了村，说过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处。今天就拐到了南岭一趟，走问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是想卖给开发商当公墓用。

当公墓不中？桃园村那边的凤凰岭不就开发成了公墓？听说生意可好。大英问。杨镇长说这不该叫生意，该叫死意。就都笑。大英问，桃园村那公墓当初是咋批下的？杨镇长说，那是先开车后领证。公墓是好批哩？麻缠得很。就因为麻缠，原本不叫弄，老百姓不愿意，就绕开明路修暗渠，私下里交易买卖，成天想法儿挣这份钱。村里假装看不见，乡里也难去细管，管也不好管。民不告官不究嘛。后来看参与的家户多了，不得不管，乡里才帮着村里费了可大劲儿弄成了这事，心说好歹也算是个集体经济项目，桃园村委会也给各家各户分了钱，谁知道接二连三出事。又问大英，桃园村那边的事儿你没听说？大英说，听了一星星儿，都传自打立了公墓村里就有了古怪。杨镇长道，自打去年开始，村里就有两家男人得了癌症，一个肺癌，一个肝癌。熬了不几天就死了。有人说夜里出门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路过空院子听见过哭声，人心惶惶。村人就又开始闹，要求村委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目的名字就可知风格：《小白脸子我恨你》《最坏不过狐狸精》《老公你最大》《老婆你辛苦啦》《丢了幸福的猪》《别哭了宝贝》《漂亮姑娘就要嫁人啦》《小三你好贱》《等哥有了钱》……虽是口水味十足，却有一种朗朗上口的魔性，让人一听难忘。秀梅挑了几张碟片，说将来跳广场舞时用。小曹说了，咱们村今年情况这么好，到年底想搞个晚会呢，人家大电视台叫春晚，咱们叫村晚。她眼睛亮闪闪的。

挑碟时，店里放的是一首《闯码头》：

哥哥要去闯码头，
马上和你要分手。
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
止不住的眼泪流。
不是哥哥不爱你，
因为我是农村的，
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
哪里还能顾得上你。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默呢。

挂了电话，又给叔叔打，叔叔说他们还是在当天就回了予城。说是要在市里看到底，谁知道他们咋想的。这事就这。你别管了。

我长长地默默地出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他们咋想的，我当然知道。他们一定会嫌象城的宾馆贵，舍不得。他们一定会算住一天多少钱，住两天多少钱。他们一定会在路费和食宿费之间来回计较。而比起象城，予城的花销就便宜得多，也离村里近，方便得多。可这些你们早该知道的呀，为什么还要来象城，还要这么折腾我？我真想朝他们发火。可是，不能。他们已经那么难了，我不能让他们来体恤我这里承受的人情。

过了几天，豫新出差回来，我让他请周主任吃了一顿饭——这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我没有力所能及，也根本不想力所能及。以此为界，除了叔叔一家外，对福田庄的其他人的其他事，我杜绝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可能性。这样做时，我尽量让自己理直气壮。可事情就是这样，谁心虚谁知道。这份愧疚无法抹去，尽管我至今也不清楚自己愧疚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份愧疚一直或轻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财哩。领着人呼呼啦啦拆了原家的房，自家也没盖起，扔也不是，用也不是。一搁就搁恁些年。也是白搁。

德茂爷爷不是对人都很好吗？咋就挨了斗？

谁知道哩。他多明白一个人，土改前就捐出了地，连公社里的人都说他表现好。可上头派有任务，说这村哪能恁好，就恁四面光八面净？好歹得弄个人斗斗，应个差事。谁知道真到斗那一刻，就像起了大风，谁挡得住？听说别的公社还叫斗死了几个，我吓得觳觫。

豆哥他爹那时为何要出头对原家？

谁知道哩。或许是形势来了，人上人成了人下人，人下人成了人上人，就叫人犯了迷吧。一批斗，就数他家批得上劲儿。当了几辈儿长工，数他家对原家知根知底儿，说得多，挖得深。她慢慢垂下眼，盯着地面。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盘起来的小小的髻。

根儿说，他记事起他父亲就不进村，就是因为这事儿？

有这个缘故，也不单为这。她说。两个孩子追

24　万柿如意

九奶的两棵“八月黄”离宝水泉不远，眼看着也一天天黄起来，她便督促我和老原去摘。两个人手脚都笨，每次摘小半晌，也只能摘上一筐。九奶说一筐就中，就开始旋柿子。说当天摘下的硬柿子就要当天旋，不然第二天皮就会发软，不好旋，也旋不好。

于是把旋柿架搬了来，收拾了一番，她便亲自上手去旋。“八月黄”多是方的，有四个大棱，她坐在条凳上，眉目之间突然就焕发了精神。只见她把一颗柿子扎上，从柿子顶开始卡刀，一圈下来一片到底，旋得干干净净，十分轻巧利索。观摩她旋了十来个，我便让她歇着，自己上手。一上手就知道了难，不是刀不快就是柿不转，手还总是打滑，一打滑刀片就冒过了柿子，根本旋不到皮。狼狈不堪地旋了两个，就赶紧下了架。若说她旋的是一净面，我旋的就是满脸花。都看着我笑。她就又再上手，讲着拿旋刀的力度，吃刀的深浅，周边围拢了一圈人看，孟胡子笑道，老太儿这表演多

惊蛰前一天，刚吃完早饭，大英来借花铲子，说想去狮子岭上挖茵陈。“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眼看正月就要过去，这几天日渐暖和，约莫能出来一茬。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年没干过这事儿了，还有些小兴奋。福田庄的正月末，奶奶也是必要挖茵陈的。说茵陈在正月最金贵，挖回家能当养生药。而所谓的用药法也就是泡水喝，我喝过一回后便坚辞不受。

便跟着大英出门，寻了一条小路走着，路边尽是枯枝败叶。狮子岭其实是一面向阳的南坡，也是有典故的。说是早些年有一段，村里人频频伤病，都着了慌，就请有名的风水先生来看了一番，便看出来狮子岭上也有神灵，应是眼气不过关帝庙、青龙庙和娘娘庙都享用香火，就胡来闹腾。得安抚一下。也不需建庙那么大的动静，逢年表表心意就中。于是就开始了过年耍狮子，让狮子吃彩。果然就得了长久平安。那些年狮子耍得红火，周边各村都会请去玩，不知道吃了多少彩去。但凡出去一趟，烟烟酒酒油条炸糕能挣得好几大篮子呢。

走了不知多久，岂止是茵陈，连别的一丝绿影儿都没看见。大英说，甭急，一会儿就啥都有了。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里种菜摘菜，对着口形唱歌唱戏，这都中呀。下雨时拍咱山里的景儿，姐妹们打着花伞排一排，不是也中？等下雪了拍得更卓。我跟你说，除了下刀子不拍——不对，下刀子更得拍，谁见过下刀子呀，那播放量肯定爆啦，哈哈哈。

笑了一番，又语重心长传授道，咱是农村的，拍咱农村特色的还是受欢迎。你看这条唱红薯的，播放量也可高。

我笑。拍这条时我充当摄影师执机，香梅管撩门帘，秀梅端着一盘子红薯进屋来，雪梅端坐着绷着脸，秀梅劝她吃红薯。都有现成的配唱，两人只需对口形：

红薯又甜又好咬，
吃着好吃又上膘，
营养丰富你还嫌赖，
难道还想天天给你把肉熬。

雪梅便把小嘴一撇，回掐道：

你把红薯说恁好，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睿和周宁正在我们院子里闲坐，听九奶说童谣。九奶肚里的童谣不知道有多少，每次说的都不重样。刚说的一则是男女对，内容有点儿偏成人，是“今儿巴，明儿巴，几时你才到俺家。穿红鞋，扎红花，俺不去你没办法”。正在笑，张有富媳妇进了门，我招呼她坐下，问她有啥事，她意意思思了一会儿，方才朝着他们两人问，俺孙孙都不叫他爷摸小鸡儿了，说这是啥同性恋？恁都是咋教的？把孩儿教成了这？肖睿说，隐私部位是谁都不能乱摸的，除非医生看病，这是常识。张有富媳妇说，又是常识。我看就是常不识。恁小的孩儿们，且不到时候呢。周宁说，到时候就迟了。这些意识就该让孩子们早点儿有。那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男女事他们长大了自然就知道，还用你们现在说？本来没事都叫你们教出了事。这边说，本来有事你们都假装没事。那边说，有啥事？能有啥事？这边说，咋可能没有？你们这是掩耳盗铃。那边又说，咋跟铃扯上关系了？少转这些个洋词儿。你们自己没规矩就算了，还教这些乌七八糟。这边急道，我们怎么就没规矩了？那边说，还没过门儿就睡一块儿，这是有规矩？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你家镇着宅呢，你听她讲个原汁原味不好？又是在恁老原家。说着便哈哈大笑，肯定是觉得自己抖了个机灵。

就都笑。香梅扒着一根枝条正笑着，袖管突然滑下来，就露出了上臂的红印子，青青紫紫的。她连忙松开树枝，把袖扣扣紧。我方才想起来，自从认识香梅，就没见她穿过短袖衣服。这是头一回看到她身上的伤痕。

便用眼神试探，她却躲着不接。纠结了片刻，我便决定不问。有什么好问的呢？既然人家不说。外人可以在背后说千百回，但当着面儿，人家不说，就是不好主动去问，这条交际规则在哪儿都适用。又自我安慰着想，近些天，“宝水有青梅”的粉丝每天都能涨大几十甚或过百，最吸粉的就是香梅。她家的生意也红火得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论，七成也都该收敛些了吧。

回到家，九奶正在院子里坐着，对着小菜园。清明前后种的豆角、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都正旺旺地长着，生菜、香菜、薄荷也在边边角角葱葱茏茏的一片青翠。大英进院子就掐了两根黄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走之，意境显得更远了些。问我好不好，我说岂止是好，简直是极好。

最近这个周末，他们对孩子们的课业安排是画画。写意画的皮毛加上儿童画的笔法，孩子们画出来的还挺有模有样。问他们这又是什么计划，肖睿会意一笑，说，走之前想搞个小画展，好歹是个总结。仪式感还是需要的，是吧？他们还在淘宝上定了一堆小画框，说画一进框就会提升一个档次，挂起来更像样，也算是他们送给孩子们的小礼物。

一别再见难。便陪着九奶常去他们那里坐坐。画展的主题经过一番讨论也定了下来：让孩子们画自己的家。肖睿说，基础艺术教育和心灵疗愈密切融合，这是久经考验的经典主题。孩子们长这么大，或许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梳理生命体验，思考什么是家，家意味着什么。

原以为这个主题有些大而无当，没想到孩子们却画得兴致盎然，灵感百出，每个人都自有角度。他们画爸爸的脾气，头顶呼呼冒火。画妈妈的围裙，上面一团团乌云。也画山，画山路，画庄稼，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了提拔，必须得有基层工作经历。有的就是冲着评职称增加那几十分来的。村里人都说这是打水漂，在水上跳几下就不见了影儿。来时热乎乎，走时凉刷刷，几个回合下来闹得孩子们心神不宁。一见外边的老师来，孩子们就念叨着他们啥时候会走。都知待不长，想珍惜都不知该咋珍惜，还不如不来哩。

你这话可差了。有到底比没有强，来到底比不来好。秀梅说。大英忙对周宁和肖睿笑道，方才的话可不是对你们的，咱不是闲扯嘛，扯哪算哪。不要往心里去呀。周宁却没笑，严肃着小脸说，他们已经商量过了，决定以后跟家长和孩子们保持长久联系，绝不让孩子们有被抛弃感，同时也能一直见证孩子们的成长。

还扯到了一些后续。肖睿说有朋友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供职，业务之一就是带北京的孩子们去那些传统形态相对完整的乡村做拓展训练，宝水就很符合条件，且交通方便，值得力荐。如果真能促成，将来带着北京的孩子们过来活动时也可以组织本地孩子参加，让两地孩子

目的名字就可知风格：《小白脸子我恨你》《最坏不过狐狸精》《老公你最大》《老婆你辛苦啦》《丢了幸福的猪》《别哭了宝贝》《漂亮姑娘就要嫁人啦》《小三你好贱》《等哥有了钱》……虽是口水味十足，却有一种朗朗上口的魔性，让人一听难忘。秀梅挑了几张碟片，说将来跳广场舞时用。小曹说了，咱们村今年情况这么好，到年底想搞个晚会呢，人家大电视台叫春晚，咱们叫村晚。她眼睛亮闪闪的。

挑碟时，店里放的是一首《闯码头》：

哥哥要去闯码头，
马上和你要分手。
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
止不住的眼泪流。
不是哥哥不爱你，
因为我是农村的，
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
哪里还能顾得上你。

第四章　秋——冬

1　丢魂

跟商量好似的，孟胡子和老安两口子是在同天回的村，前后脚。安嫂子当即就把九奶接回了西掌，晚饭老安就来店里掌了勺。小金的农家乐也正要试营业，刚刚接上茬口。两天后便是国庆，黄金周客天天爆满，忙到了巅峰，一天下来脸颊笑得发酸，累得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到了夜里倒头便睡，连梦都没有一个。

也免不了生些事端。一件事主是大曹。原来是有一客丢了台微单相机。他是在秀梅那里吃的饭，后来逛到西掌，在大曹摊前逗留了一会儿，正挑拐杖时突然发现不见了相机，在摊子上找了一番未果，就开始闹。大曹说，你们满村耍了半天，咋就能认定在我这里丢了东西？你在哪家待得长，该到那里寻去。客便又来找秀梅，秀梅一口咬定没有见，让客楼上楼下找了一遍，一无所获。

客不依，拉着大曹和秀梅来村委会说道，此时大曹和秀梅彼此针对着，秀梅口齿伶俐，大曹抵不过，看着竟有些理亏的样子，众人的口风便渐渐偏向了秀梅，都有些疑大曹，大曹怒道，咋都来糟践我？看我是那软茬？泥人也有火气，不是谁想咋就咋。大英道，这不是好好说呢哩？咱摆事实讲道理。大曹道，光听你们讲道理，摆的事实在哪儿哩？抓贼总要凭赃，证据哩？丢相机的客随行着一堆朋友，也七嘴八舌帮腔。这个说，咋不安个监控，到底是落后。人素质差，硬件也差。难怪会有这种事。那个说，不安监控就是怕抓住证据吧。要是有了监控，还咋耍赖呢。有的提议赶快报案，有的说该发到网上，叫宝水村上个负面新闻。此话一出，秀梅和大曹异口同声道；不能报新闻！客奇道，你俩咋又成一伙儿了？

大英镇住道，都甭乱嚷，现今咱就朝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省事。便又逼问大曹到底拿了没有，要是一时错了主意也不要紧，还了东西，低一下头，也就能过去。大曹憋着张红脸，眼里似乎也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处。今天就拐到了南岭一趟，走问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是想卖给开发商当公墓用。

当公墓不中？桃园村那边的凤凰岭不就开发成了公墓？听说生意可好。大英问。杨镇长说这不该叫生意，该叫死意。就都笑。大英问，桃园村那公墓当初是咋批下的？杨镇长说，那是先开车后领证。公墓是好批哩？麻缠得很。就因为麻缠，原本不叫弄，老百姓不愿意，就绕开明路修暗渠，私下里交易买卖，成天想法儿挣这份钱。村里假装看不见，乡里也难去细管，管也不好管。民不告官不究嘛。后来看参与的家户多了，不得不管，乡里才帮着村里费了可大劲儿弄成了这事，心说好歹也算是个集体经济项目，桃园村委会也给各家各户分了钱，谁知道接二连三出事。又问大英，桃园村那边的事儿你没听说？大英说，听了一星星儿，都传自打立了公墓村里就有了古怪。杨镇长道，自打去年开始，村里就有两家男人得了癌症，一个肺癌，一个肝癌。熬了不几天就死了。有人说夜里出门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路过空院子听见过哭声，人心惶惶。村人就又开始闹，要求村委

工作，有的是餐具清洁没到位，干菜问题则家家都有，因是在集上大批量购买，致病性微生物、重金属、铝残留等都有超标，处罚里最揪心的一条便是每家罚款三千。一时间便都炸了窝，我们两家成了众矢之的。秀梅看我的脸色都不大对了。后来香梅悄悄跟我说，秀梅还对我有意见呢。我笑笑。能怎么办呢，也只能随她。

风言风语顿时散发开来，说恁大的检查乡里能不知？能不叫大英知？要不是大英护着，咋就偏偏她最亲这两家能过关？他鹏程家又能比咱强到哪儿？怪不得领导们整天在原家吃吃喝喝，还说没结过账，没挣住钱，哄傻哩？人家舍的小头儿，这不就占上大头儿了？背后嘀咕着，见了大英却不敢露出来，还赶趁着叫她跟杨镇长说说。大英呛道，拉倒吧。我可没脸跟人家说。杨镇长孟胡子没跟你们说过？叫你们进货的时候不要贪便宜，这不是自家吃，既要挣外头的钱，就要经得起外头来审。都说了多少回，你们不听这怪谁？人家根儿和青萍从不在集上买那些吃食，俺鹏程雪梅也听话，不省这点儿小钱。还有卫生，你们凭良心说，不比你们强一些些？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死。那几天老九也去了陵川要饭，还没回来。我是躲到没了动静才敢出来去宝水泉打水。疤那时醒了，也血头血脸地往泉那边爬，在半路碰到他这个血人，咋能不照应哩。我就把他安置到了家里，揪了点儿草药给他治伤。好歹给他弄点儿吃的，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比他大，他就认我当了姐。

我问，兵冢里埋的就是那些人吧？她说，嗯。村里人看坡上恁多尸体，就找了块地方，挖了个大坟堆，埋下了那些孩儿们。想来那些孩儿们死活都在一起就伴儿，在地底下也能暖和些。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儿，老家在哪，爹娘是谁。人既殇到了咱这，那咱哪能不收留。也吃不着咱的，也喝不着咱的，咱们能给孩儿们的就是这一把老黄土，叫孩儿们入土为安。给自家上坟时顺手也给他们烧送点儿钱，叫他们在那边也有个花销。总归都是有爹娘的人，爹娘也是整日里悬心惦记着的，要是知道孩儿就这么没了，那可不是该心疼死了呀。

突然想起了我的爷爷。他也是和战友们一起牺牲的，听父亲念叨过几次，说想去找找爷爷的坟，到底也没去成。他也是和战友们埋在一起的。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里种菜摘菜，对着口形唱歌唱戏，这都中呀。下雨时拍咱山里的景儿，姐妹们打着花伞排一排，不是也中？等下雪了拍得更卓。我跟你说，除了下刀子不拍——不对，下刀子更得拍，谁见过下刀子呀，那播放量肯定爆啦，哈哈哈。

笑了一番，又语重心长传授道，咱是农村的，拍咱农村特色的还是受欢迎。你看这条唱红薯的，播放量也可高。

我笑。拍这条时我充当摄影师执机，香梅管撩门帘，秀梅端着一盘子红薯进屋来，雪梅端坐着绷着脸，秀梅劝她吃红薯。都有现成的配唱，两人只需对口形：

红薯又甜又好咬，
吃着好吃又上膘，
营养丰富你还嫌赖，
难道还想天天给你把肉熬。

雪梅便把小嘴一撇，回掐道：

你把红薯说恁好，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还念啥信。跟谁？你爷爷呀。她羞涩道，他还夸我做得好哩。啥做得好？我问。他信里不是写着叫我多做贡献？说我贡献得好。我这些年做的事，他在那边都知道。

那边。我身体忽然一冷。她死了，是的，我奶奶，她死了。现在这是梦。那个问题迅疾跟上来，那句话呢？那句让我猜了这么多年却始终不知谜底的话，得赶紧问问她啊。可就在此时，她又开始消失。像是在惩罚我一样，她又开始消失。我扑过去抓她，她瞬间如雾般消散。

奶奶！奶奶！醒来时，我还在哭喊着。

敲门声。是老原。

你没事吧？他说，开门，快开门。

我一边哭着一边走过去。门一打开，他就把我抱在了怀里。在他温热的胸膛里，在涕泗横流中，我开始胡言乱语。我说我那时想了可多遍，要是福田庄的人都不来找我们就好了，奶奶要是死了就好了。是的我咒她。爸爸死后我就更恨她，觉得她才是罪魁祸首，爸爸是替她死的。就更咒她。你知道吗？她就是被我咒死的，我就是杀她的凶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默呢。

挂了电话，又给叔叔打，叔叔说他们还是在当天就回了予城。说是要在市里看到底，谁知道他们咋想的。这事就这。你别管了。

我长长地默默地出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他们咋想的，我当然知道。他们一定会嫌象城的宾馆贵，舍不得。他们一定会算住一天多少钱，住两天多少钱。他们一定会在路费和食宿费之间来回计较。而比起象城，予城的花销就便宜得多，也离村里近，方便得多。可这些你们早该知道的呀，为什么还要来象城，还要这么折腾我？我真想朝他们发火。可是，不能。他们已经那么难了，我不能让他们来体恤我这里承受的人情。

过了几天，豫新出差回来，我让他请周主任吃了一顿饭——这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我没有力所能及，也根本不想力所能及。以此为界，除了叔叔一家外，对福田庄的其他人的其他事，我杜绝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可能性。这样做时，我尽量让自己理直气壮。可事情就是这样，谁心虚谁知道。这份愧疚无法抹去，尽管我至今也不清楚自己愧疚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份愧疚一直或轻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睿和周宁正在我们院子里闲坐，听九奶说童谣。九奶肚里的童谣不知道有多少，每次说的都不重样。刚说的一则是男女对，内容有点儿偏成人，是“今儿巴，明儿巴，几时你才到俺家。穿红鞋，扎红花，俺不去你没办法”。正在笑，张有富媳妇进了门，我招呼她坐下，问她有啥事，她意意思思了一会儿，方才朝着他们两人问，俺孙孙都不叫他爷摸小鸡儿了，说这是啥同性恋？恁都是咋教的？把孩儿教成了这？肖睿说，隐私部位是谁都不能乱摸的，除非医生看病，这是常识。张有富媳妇说，又是常识。我看就是常不识。恁小的孩儿们，且不到时候呢。周宁说，到时候就迟了。这些意识就该让孩子们早点儿有。那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男女事他们长大了自然就知道，还用你们现在说？本来没事都叫你们教出了事。这边说，本来有事你们都假装没事。那边说，有啥事？能有啥事？这边说，咋可能没有？你们这是掩耳盗铃。那边又说，咋跟铃扯上关系了？少转这些个洋词儿。你们自己没规矩就算了，还教这些乌七八糟。这边急道，我们怎么就没规矩了？那边说，还没过门儿就睡一块儿，这是有规矩？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落下硌硬。她笑道，少啰唆，你这不是整整齐齐两口子？

那天便也被她拉去，进了屋，环视一圈，有张大包媳妇、张有富媳妇和安嫂子，再就是秀梅、雪梅和香梅，再加上大英和我，正好凑够八个。大英对小曹道，你看你壮个被子，这体面有多大，省上的人都来了。小曹连忙拱手，就都笑。

八床被子里有四床羽绒被是买的现成，需要壮的是四床棉被，也只是作势，被套都是弹好的，用被罩罩上，用一根针纫一根长线松松撩上一圈便罢。一根长线应的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纯白被里应的是白头偕老。每条被子或四斤或八斤重，应的是四平八稳。边壮边扯云话，扯着扯着，就说起小曹媳妇叫青蓝，秀梅说，青蓝这名儿真不赖，要是青萍姐走了，咱们还有这一个青，宝水有青梅这个名号就还是货真价实。我不满道，咋就这么巴望我走。秀梅笑道，咋能巴望你走哩。只是怕留不住。听说你家店有人要盘，好几百万？问她听谁说的，她却反问道，你就说有没有吧。

想了想，是了，前几天有客来玩，进到院子

里，边夸着这地方好边财大气粗地问老原，要是盘了你这店得多少钱，老原说，这店没法子卖，只能长租，要看你租多少年的。那人说一二十年吧。老原看着那人的没谱样，便也没谱起来，说一年二十万，十年两百万，二十年四百万，给你算三百万，一把付清，咋样？就都尬笑了两声。

还真是隔墙有耳。不过此时不应答也显得鬼祟，就索性把这段拿来说笑了一场，也便罢了。

正日子前一天的铺床也有趣。和壮被子比起来，铺床自然更是作势。要紧的是念词儿。大英没少干这差事，念起来一个磕巴都不打：

进得门来喜洋洋，
咱给新人来铺床。
被子宽来褥子长，
一生一对状元郎。
铺床铺床，龙凤呈祥。
先生贵子，后生姑娘。
铺床铺床，日子红亮。
床神坐位，儿孙满堂！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是发展起来了嘛，都指着能再涨涨哩。叫老安追着高买，他也不愿意。我又突然想起东掌朱大个儿家的老宅，便问老安怎么不买去，大英道，大个儿倒是愿意如常卖，可赵先儿说那处宅子风水不好，又伤残又坐牢，一出出地闹毛病，谁敢接手？说到底，事到这一步，都怪老安自己。当初他卖老宅时九奶没劝他？死活不听呀。九奶说他以后保准后悔，这不就应了？便又赞叹九奶，说她有股子神劲儿。举了例证说，闹“文化大革命”的末两年，九奶说这运动该完了。要是光这样革命，就都没了命，谁也好不了。啥时候也不应该不过日子光弄这。说话间不就完了？分田到户时，大曹爹和小曹爹这兄弟两个地挨着地，两块地的田垄中间有一棵红油香椿树。她问树算谁家的，兄弟两个都说，算谁家的都中，不就一棵树嘛。她说，亲便亲，财帛分。恁大一棵树呢，还是得有个主儿。谁也没当真。又过了十来年，有人相中了这棵树，财大气粗，把价出到了一千。那时一千不是个小数目，两家人谁也没想到这棵树恁值钱，就起了争执，树没卖成，两家打了好几架。说来也怪，不知咋的，那树当年就死了。两家结下的这疙瘩，到大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茶？我说，绿茶。什么绿茶？我没好气地答：顶级绿茶。

15　野菊花

“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软枣却不是枣，枣对它来说只是个形容词。这最小的柿子之所以叫软枣，大约就是因个头儿只有小枣子那么大。小归小，资格却老，其他的柿子种都需得从它这里嫁接，所以它其实是柿子界的母本树。徐先儿说它还是一味中药，药名雅致得紧，叫君迁子。它的蒂尤其有药效，能成一味偏方，专治打嗝。

这母本树性子也缓。立冬后，其他的柿子都下了树，它方才不慌不忙地熟起来。紫黑色地挂在枝上，一点儿也不显眼。这时节几乎没了客，村里人闲下来，手脚好的便去打软枣，不为了吃，为的是当药卖钱。这几天天气好，晴朗无风，秀梅雪梅香梅这几家都去打软枣，小曹和青蓝也去了。他们叫我，我说还得跟老原守九奶，就在近处采点儿菊花吧。

采野菊花也是正当时，到处都是，梯田边，草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死。那几天老九也去了陵川要饭，还没回来。我是躲到没了动静才敢出来去宝水泉打水。疤那时醒了，也血头血脸地往泉那边爬，在半路碰到他这个血人，咋能不照应哩。我就把他安置到了家里，揪了点儿草药给他治伤。好歹给他弄点儿吃的，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比他大，他就认我当了姐。

我问，兵冢里埋的就是那些人吧？她说，嗯。村里人看坡上恁多尸体，就找了块地方，挖了个大坟堆，埋下了那些孩儿们。想来那些孩儿们死活都在一起就伴儿，在地底下也能暖和些。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儿，老家在哪，爹娘是谁。人既殇到了咱这，那咱哪能不收留。也吃不着咱的，也喝不着咱的，咱们能给孩儿们的就是这一把老黄土，叫孩儿们入土为安。给自家上坟时顺手也给他们烧送点儿钱，叫他们在那边也有个花销。总归都是有爹娘的人，爹娘也是整日里悬心惦记着的，要是知道孩儿就这么没了，那可不是该心疼死了呀。

突然想起了我的爷爷。他也是和战友们一起牺牲的，听父亲念叨过几次，说想去找找爷爷的坟，到底也没去成。他也是和战友们埋在一起的。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茶？我说，绿茶。什么绿茶？我没好气地答：顶级绿茶。

15　野菊花

“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软枣却不是枣，枣对它来说只是个形容词。这最小的柿子之所以叫软枣，大约就是因个头儿只有小枣子那么大。小归小，资格却老，其他的柿子种都需得从它这里嫁接，所以它其实是柿子界的母本树。徐先儿说它还是一味中药，药名雅致得紧，叫君迁子。它的蒂尤其有药效，能成一味偏方，专治打嗝。

这母本树性子也缓。立冬后，其他的柿子都下了树，它方才不慌不忙地熟起来。紫黑色地挂在枝上，一点儿也不显眼。这时节几乎没了客，村里人闲下来，手脚好的便去打软枣，不为了吃，为的是当药卖钱。这几天天气好，晴朗无风，秀梅雪梅香梅这几家都去打软枣，小曹和青蓝也去了。他们叫我，我说还得跟老原守九奶，就在近处采点儿菊花吧。

采野菊花也是正当时，到处都是，梯田边，草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种祈使句似的隆重：使某某出，和酸黄菜的酸同样用法——出完大白菜后，奶奶会先把硬实的白菜挑出来存放好，以备单吃，再把一些不硬实的虚棵白菜酸成黄菜。过程不复杂：烧地锅开水，把这些白菜一整棵一整棵地放到开水里澡一澡——没错，用开水快速烫菜在我老家不叫焯一焯，就叫澡一澡，我觉得澡比焯好得多——然后，把澡过的白菜再放到凉水里泡一泡，捞出来挂在绳子上控掉水，一层一层地码到缸里。码好后压上石头，封好缸口，任白菜在缸里沤上个把月，差不多挨近了年，此时的白菜就成了酸溜溜的黄菜，方可启缸吃。这是慢做法。快做法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或者把萝卜缨子洗净在开水里澡一澡，把澡过的萝卜水倒进黄菜缸里，再压石头封缸，这样黄菜七八天就能酸好。虽然比起慢做的酸得有些寡利，也是好吃的。福田庄的酸菜，我吃过的至少也有七八十家，负责任地说，哪一家都没有我家的好。问奶奶，为啥咱家的最好吃？奶奶绷着脸上的笑意，一句续一句道：咱家白菜好啊——咱家缸好啊——咱家的压菜石好啊——你奶手艺好啊——

进了东掌，在离豆哥家不远处，老原却住了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是发展起来了嘛，都指着能再涨涨哩。叫老安追着高买，他也不愿意。我又突然想起东掌朱大个儿家的老宅，便问老安怎么不买去，大英道，大个儿倒是愿意如常卖，可赵先儿说那处宅子风水不好，又伤残又坐牢，一出出地闹毛病，谁敢接手？说到底，事到这一步，都怪老安自己。当初他卖老宅时九奶没劝他？死活不听呀。九奶说他以后保准后悔，这不就应了？便又赞叹九奶，说她有股子神劲儿。举了例证说，闹“文化大革命”的末两年，九奶说这运动该完了。要是光这样革命，就都没了命，谁也好不了。啥时候也不应该不过日子光弄这。说话间不就完了？分田到户时，大曹爹和小曹爹这兄弟两个地挨着地，两块地的田垄中间有一棵红油香椿树。她问树算谁家的，兄弟两个都说，算谁家的都中，不就一棵树嘛。她说，亲便亲，财帛分。恁大一棵树呢，还是得有个主儿。谁也没当真。又过了十来年，有人相中了这棵树，财大气粗，把价出到了一千。那时一千不是个小数目，两家人谁也没想到这棵树恁值钱，就起了争执，树没卖成，两家打了好几架。说来也怪，不知咋的，那树当年就死了。两家结下的这疙瘩，到大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死。那几天老九也去了陵川要饭，还没回来。我是躲到没了动静才敢出来去宝水泉打水。疤那时醒了，也血头血脸地往泉那边爬，在半路碰到他这个血人，咋能不照应哩。我就把他安置到了家里，揪了点儿草药给他治伤。好歹给他弄点儿吃的，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比他大，他就认我当了姐。

我问，兵冢里埋的就是那些人吧？她说，嗯。村里人看坡上恁多尸体，就找了块地方，挖了个大坟堆，埋下了那些孩儿们。想来那些孩儿们死活都在一起就伴儿，在地底下也能暖和些。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儿，老家在哪，爹娘是谁。人既殇到了咱这，那咱哪能不收留。也吃不着咱的，也喝不着咱的，咱们能给孩儿们的就是这一把老黄土，叫孩儿们入土为安。给自家上坟时顺手也给他们烧送点儿钱，叫他们在那边也有个花销。总归都是有爹娘的人，爹娘也是整日里悬心惦记着的，要是知道孩儿就这么没了，那可不是该心疼死了呀。

突然想起了我的爷爷。他也是和战友们一起牺牲的，听父亲念叨过几次，说想去找找爷爷的坟，到底也没去成。他也是和战友们埋在一起的。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最表层的信息。而那些幽深之事，关于父亲和奶奶，我和奶奶，我和父亲，母亲和奶奶，我都没有跟他说过。尽管我非常确认跟他说了他也不会对我有一丝丝的嘲笑和鄙视，至多只会瞪大眼睛表达着惊奇：是这样？居然是这样？但哪怕是这种情形，我也不想看到。所以，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

就深层的福田庄而言，他属实是个外人。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他，我的心从来都不是毫无保留地裸裎，从来都是在单着。这让我常常抱愧地觉得，自己着实有点儿像个骗子。

3　世上安，傻人担

按惯例，老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就来做早饭，那个早上天已大亮，住宿的客人们也陆续有了动静，却还不见他。已时至六点，打他电话关机，我便把老原叫起来，手忙脚乱地打发了早饭，老安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你家镇着宅呢，你听她讲个原汁原味不好？又是在恁老原家。说着便哈哈大笑，肯定是觉得自己抖了个机灵。

就都笑。香梅扒着一根枝条正笑着，袖管突然滑下来，就露出了上臂的红印子，青青紫紫的。她连忙松开树枝，把袖扣扣紧。我方才想起来，自从认识香梅，就没见她穿过短袖衣服。这是头一回看到她身上的伤痕。

便用眼神试探，她却躲着不接。纠结了片刻，我便决定不问。有什么好问的呢？既然人家不说。外人可以在背后说千百回，但当着面儿，人家不说，就是不好主动去问，这条交际规则在哪儿都适用。又自我安慰着想，近些天，“宝水有青梅”的粉丝每天都能涨大几十甚或过百，最吸粉的就是香梅。她家的生意也红火得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论，七成也都该收敛些了吧。

回到家，九奶正在院子里坐着，对着小菜园。清明前后种的豆角、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都正旺旺地长着，生菜、香菜、薄荷也在边边角角葱葱茏茏的一片青翠。大英进院子就掐了两根黄

方方面面，可难说全。反正是只要求到他跟前，大事小情，能不能办成，都有个来回话。高低眼里都有人。家里也雇过恁些个长工，对谁也没有恶声歹气过。还给八路军送过信哩，也捐过不少东西。不吝钱，厚道。再是年馑不好，咱村没饿死过人。但凡谁去他那儿借粮，他没有不给的。这还不算好？

嗯，是好。

他那架子也好。

有架子，也算好？

咋不算好。一个男人，没有点儿架子，那会中？

突然明白过来，她认为的架子和我认为的架子，不是一回事。她说的架子应该就是有范儿，有腔调，不，甚至比有范儿和有腔调还要高级一些。有范儿和有腔调更像是面子上的东西，皮上的东西，她说的架子是往骨头里去的，骨架骨架嘛。没有骨架，那可不是倒了？

他对人，都可好。她又说。说完这句，就没了话。我也不问，只是等着。等着等着却是鼾声渐起，便也罢了。

就是这样，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常常不知不

24　金刚钻

腊月二十这天晚上是大英请，在鹏程家摆的酒，画画的几个学生已走了，两口子也腾出手准备年货，家里东西全全的。大英说，他们俩这一年没少得你们照顾，该好好请吃一顿。自家儿女，我就趁着他们的席面，咱们热闹一场。孟胡子道，在这好，近近儿的，能敞开了吃喝，不用想着醉了不好回程，多省脚力。这些由头固然站得住，不过稍一揣测就知道，也是因着娇娇不能见生人的缘故。

快黄昏时杨镇长到了，还是和王主任一起，之前说要先去西掌看九奶，我和老原便在九奶家等着。九奶在昏睡中。坐了片刻，其实也是无话，便一起到中掌来。进了鹏程家大门就看到一根干树枝斜斜地挑着一盏红灯笼，映着院子里一角深蓝的天色，像是一颗会发光的大柿子。孟胡子赞道，你们看雪梅她多懂，这一盏红灯笼就俏得很，全都是红灯笼那就是俗不可耐。

坐下喝茶等菜，大英扑面就问杨镇长挨批的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你家镇着宅呢，你听她讲个原汁原味不好？又是在恁老原家。说着便哈哈大笑，肯定是觉得自己抖了个机灵。

就都笑。香梅扒着一根枝条正笑着，袖管突然滑下来，就露出了上臂的红印子，青青紫紫的。她连忙松开树枝，把袖扣扣紧。我方才想起来，自从认识香梅，就没见她穿过短袖衣服。这是头一回看到她身上的伤痕。

便用眼神试探，她却躲着不接。纠结了片刻，我便决定不问。有什么好问的呢？既然人家不说。外人可以在背后说千百回，但当着面儿，人家不说，就是不好主动去问，这条交际规则在哪儿都适用。又自我安慰着想，近些天，“宝水有青梅”的粉丝每天都能涨大几十甚或过百，最吸粉的就是香梅。她家的生意也红火得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论，七成也都该收敛些了吧。

回到家，九奶正在院子里坐着，对着小菜园。清明前后种的豆角、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都正旺旺地长着，生菜、香菜、薄荷也在边边角角葱葱茏茏的一片青翠。大英进院子就掐了两根黄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里种菜摘菜，对着口形唱歌唱戏，这都中呀。下雨时拍咱山里的景儿，姐妹们打着花伞排一排，不是也中？等下雪了拍得更卓。我跟你说，除了下刀子不拍——不对，下刀子更得拍，谁见过下刀子呀，那播放量肯定爆啦，哈哈哈。

笑了一番，又语重心长传授道，咱是农村的，拍咱农村特色的还是受欢迎。你看这条唱红薯的，播放量也可高。

我笑。拍这条时我充当摄影师执机，香梅管撩门帘，秀梅端着一盘子红薯进屋来，雪梅端坐着绷着脸，秀梅劝她吃红薯。都有现成的配唱，两人只需对口形：

红薯又甜又好咬，
吃着好吃又上膘，
营养丰富你还嫌赖，
难道还想天天给你把肉熬。

雪梅便把小嘴一撇，回掐道：

你把红薯说恁好，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便只好笑。

在象城，有时雨雪的来临常常就像是假的。尤其是住到高层后，如果雨雪是晚上来的，如果下得不大，那就很难察觉。和雪比起来，雨还稍微活泼一些，下得大些时，被风夹带着，起码会敲打敲打窗玻璃，有个声响。雪呢，常常是第二天出门看到湿润的地面和路两边的薄白，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了场雪呢。

宝水没有楼——二楼简直算不得楼，听着雨落在地面，那感觉，就像是，雨是自家出去玩的孩子。就像是，我听见了孩子怎么回家。噗，噗，噗，噗，雨点来了。噗噗噗噗，雨点密集了起来，再然后，是啪啪啪啪啪，响亮了起来。再然后，雨声若有似无地轻柔了起来。孩子睡着了。

很像是我福田庄的雨。

等雨势弱下去，我便打上伞出门去转悠。雨线已是极细了，雨意却还甚浓。路面上到处都是小水洼，如一只只不规则小碗盛着一根根细挂面。花红的更红，叶绿的更绿，石板青的更青。红的更明艳，绿的更清新，青的更爽洁。两边的山，稍微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七月茄子嘟噜挂，
八月豆角拧成绳，
九月泥塘起莲菜，
十月萝卜硬挺挺，
十一月白菜扎成捆，
腊月芫荽还成精。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百听不厌。无从听到原版，但也可以推断出，节奏韵律已经被她唱得极度变形。她抑扬顿挫拖着长腔，其实已经不是唱，而是极慢地拉长了腔调的诉说。土话的味道很重，音质和她的人一样干枯苍劲，却又牵肠拉肺。每一个字都在扯，从心里往外扯，把满当当的心扯空。每一个字又都在往里塞，从心外往里塞，把空荡荡的心塞满。

还有可多菜没说上呀。大英还挑刺儿。九奶只是笑。我又问她马齿菜的典故，她闭目想了一会儿方才说，也是听老辈儿人说的。后羿射日头，不是射掉了九个？还剩一个，这个日头可精，趁乱躲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下知地理。我知道的是天文和地理中间的这些个病。男的找鸡得性病，女的未婚先孕做流产，谁疯谁傻，谁装疯卖傻，我多多少少都知道。问他有没有忖度过近些年啥病多，他沉默片刻说，你肯定想不到，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周边几个村算起来，有十来个呢。确实想不到。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好在都没啥攻击性，女的多。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山里孩子嘛，心思简单，到外头打工不适应，就容易得精神病。朝窗外瞧了一眼，道，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转不过那个轴，再不能说男女的事，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鹏程两口子回村，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唉。

便问他，年轻些的人，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是不是都有缘故？徐先儿点头道，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挣够钱了才有几个？基本都是因了病。或是自己病，或是孩子病，或是老人病。一般也不是太轻的病，多少都有些势重，才需要回来照顾人，或是回来叫人照顾。有的是老人不叫走，像鹏程两口儿这，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把腾腾丢家里。光辉跟娇娇两人都

远一些的，都笼罩在一团浓白的雾霭里，在极近的山坡上斜溜着几片雨云，近到似乎你走两步就能拽一片在手上。西掌和中掌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走动，好像这整个儿的街，整个儿的村子，整个儿的雨，都是我的。

不出门时，就很想睡觉，和九奶歪在一起。哪怕不睡，躺在床上也是惬意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她说以前没啥吃的，雨后就去拾水牛。夏天尤其是伏天的雨后，这东西出得多。去地里找，看着那地边儿有一溜儿土是虚的，那肯定有。粗得像指头肚一样。公母可好分，母的一肚子籽儿，在灶口让火给焙熟了，又面又香。油炸了更好吃。坟地里也能找到可多，却没人去，说是坟地里捡的有魂灵，不能吃。雨后也好去捡地圈圈，牛粪羊粪里都好长，以前怕有毒，煮时找个铜钱放锅里，看绿不绿，图个心安。煮过了，把水紧出来配鸡蛋炒，她觉得比木耳香。我便去捡了一回做了来吃，口感有点儿像紫菜。在网上查了查，其实就是地皮菜，有的地方叫地菌，牛羊粪里最容易养出这些来。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狮子耍得好精神呀，
哟嗬——
主家门前一片椿呀，
哟嗬——
人家椿树结椿籽呀，
哟嗬——
主家椿树结金银呀，
哟嗬——
结的金银有大用呀，
哟嗬——
送儿学堂念书文呀，
哟嗬——
等到三年开科选呀，
哟嗬——
金榜题名耀门楣呀，
哟嗬——

便起身去屋里叫醒老原。等狮子队到九奶家门口，我们便已候着了。

狮子先是朝着堂屋门三点头，然后便听得徐先儿喊道：

狮子耍得喜盈盈呀，
哟嗬嗬————
来到恁家闹新春呀，
哟嗬嗬————
恁家有个老寿星呀，
哟嗬嗬————
老寿星啊恁请听呀，
哟嗬嗬————
头发白了恁再转青呀，
哟嗬嗬————
牙齿掉了恁再重生呀，
哟嗬嗬————
捞面恁还要吃几大碗呀
哟嗬嗬————
肥肉恁还要吃好几斤呀，
哟嗬嗬————
我说这话恁要信呀，
哟嗬嗬————
月亮地里恁穿花针呀，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是发展起来了嘛，都指着能再涨涨哩。叫老安追着高买，他也不愿意。我又突然想起东掌朱大个儿家的老宅，便问老安怎么不买去，大英道，大个儿倒是愿意如常卖，可赵先儿说那处宅子风水不好，又伤残又坐牢，一出出地闹毛病，谁敢接手？说到底，事到这一步，都怪老安自己。当初他卖老宅时九奶没劝他？死活不听呀。九奶说他以后保准后悔，这不就应了？便又赞叹九奶，说她有股子神劲儿。举了例证说，闹“文化大革命”的末两年，九奶说这运动该完了。要是光这样革命，就都没了命，谁也好不了。啥时候也不应该不过日子光弄这。说话间不就完了？分田到户时，大曹爹和小曹爹这兄弟两个地挨着地，两块地的田垄中间有一棵红油香椿树。她问树算谁家的，兄弟两个都说，算谁家的都中，不就一棵树嘛。她说，亲便亲，财帛分。恁大一棵树呢，还是得有个主儿。谁也没当真。又过了十来年，有人相中了这棵树，财大气粗，把价出到了一千。那时一千不是个小数目，两家人谁也没想到这棵树恁值钱，就起了争执，树没卖成，两家打了好几架。说来也怪，不知咋的，那树当年就死了。两家结下的这疙瘩，到大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程拍下来，这个任务自是不能推却，得好好完成。她们唱的也是邓丽君，却是把《小城故事》改了下词：宝水故事多，数也数不过。若是你到宝水来，会遇好多个。看一看，说一说，宝水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宝水来做客。 · 她们唱完后，小曹评价道：完美！我建议让这歌成为我们的村歌，中不中？回答他的是一片铿锵之声：中！

没有什么纪律和秩序，上面唱着跳着说着，下面的人想看就看，想和台上搭茬就搭茬，想议论就议论，想呵责孩子就呵责孩子。场子内外川流不息，你来我往，见面便说笑：咋这会儿才来？慢得跟鳖爬似的。唉，过年嘛，家里事儿多。咦，就恁家过年？就恁事儿多？就你能干？就你会干？哪儿就离不开这一会儿了？忙了大长的一年，家门口的戏就不能看一眼？你这劳碌命！

初时觉得乱，在其中待上一会儿便也觉得泰然。这是他们的村子，即便是公众场合也是娱乐性质的公众场合，可不就该如此自在。

27 宝婺星沉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问他啥时退休，他哼了一声道，按说去年就能退，闺女儿子都叫我退，去跟他们过，可我还就想在村里住。既在村里，即便退了，村里人叫我去瞧病，难道不去？多少年就没有年轻医生下基层了。事多钱少，啥待遇都不中，如今的孩子们多现实。谁愿意在这待？连刚毕业的卫校学生都揽不下一个。就说起了工资，说他的工资是乡卫生院拨款，一千多块。这个电脑系统把药价啥的都给你定死了，别想多收一分钱。墙上有县里颁的“先进村卫生室”招牌，便问他，这先进有奖金没有？他说，听说有五百块给到了镇里，咱没见过一个钱。

我便替他委屈，说这工资也实在太少。他呵呵道，就这么着吧。钱多钱少的，也不在那一点儿。有点儿事干就中。到了这把年纪，哪里是为挣钱。反正也是个看病，退不退都是个看病。你别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可顶用着哩。儿科，妇科，男科，内科，外科　　都是我。在这村里，大病看不了，也就是看个小病，吃个小药。春秋换季时给人扎个营养针打打脉络宁啥的，改善改善心脑血管。周边村的也来这里看病。赵先儿是上知天文，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天地往前过着，没想那么多。及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能做的就只有去回头看。结婚第二年有了郝地，郝地十八岁时他去世，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十九年。这既长且短的十九年里，看着什么都好，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是的，应该。可事实恰常常如此悖反：应该意味的往往只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它的脚不落地，就那么吊着你，让你差一口气。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是的，只能用某种。因为难以命名。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

是的，有愉悦，有舒服，有刺激，有快感，但是没有高潮。因为从没有得到过，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我没有过。即使是最动情时，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钻奸也是予城土话。钻，意为特别精明特别鸡贼。奸，则更进一步，有欺诈哄骗之意。钻奸连在一起就是非常严厉的道德批判。过了一会儿，她又冲我怨道，都是跟你学哩，知道弄个合同。还别说，要真是签成了这个合同，说不定还真叫他们弄成了这事。她的口气有点儿复杂，玩笑嗔怪中居然还含有一丝赞许。

火烧到了我跟前，我倒不好说什么，便沉默。老原笑道，这关青萍啥事，你咋胡乱拉扯。大英连忙拍拍我说，哎呀我这是急得乱喷，青萍，你可不要惹了呀。惹啥。我笑笑，说现在要紧的是九奶，总得有人照顾。大英说，就是这事得赶快商量。又说，你们也得赶紧找个大师傅，这个倒不愁。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个？又不是白干，开工资哩。咱村现在的这形势，就是镇上的师傅也不难请，我立马给你们打问。

我说在村里转悠时也看到有几家老宅院荒草湖泊的，显见得是没人住也没打算回来的，老安怎么不买那几家的。大英道，你以为老安没想到这一出？搁前几年，恐怕早就转成了手。咱村这不

疗所的设备都是县里统一配置，不能说换就换。我翻着桌子上一摞摞的表，“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表”“医疗废物燃烧登记表”“消毒记录表”“法定传染病登记表”，他正填的是“居民健康档案”，说上头规定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民都得有健康档案，你说说，都一个村这么多年了，谁有啥病都知道，谁的电话号码也都有，还非叫一字一字填上。六岁靠下的娃娃们还得单报，哪个妇女怀上了也得单报，从怀上到生下，啥时候生的，在哪儿生的，男孩女孩，体重多少，打防疫针没有，这些都得月报。六十五以上的老家儿要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啥的，还得再建个档，一季度一随访。这电脑连着乡里县里的网，到时候没数据都不满意你的。上回查光辉的空腹血糖是七点八，这回查是七点六，降了零点二，上头说这不中，都没咋动势儿，得降得再多点儿，到七点零吧。说实话，弄这些个对老百姓或许是好事，就是苦了咱这些办差的。忙不过来呀。烦人的还有培训。讲传染病哩，讲防疫哩，讲时事哩，端正思想哩，给人家看病的时间都没有应付这些个杂事的时间多，都不知道是哪头儿轻重啦。

庙上香——她现在也好去娘娘庙，可信这。大曹拜关公，九奶拜娘娘，咱村数这俩人好跑庙——有年冬天正下大雪，她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要不是你们原家救了她一命，她的寿数那时就到了头。

“你们原家”，这话说的。想要驳一下，又罢了。且听他继续说，你们原家那时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就是人口上不发达，一直都是单根儿，到了你爷德茂这一辈儿也是单根儿。德茂成了家，到了三十多子嗣上还没着落，把你这曾祖给急的，修桥修路行善事，临死了也没遂意。听说本想给德茂再纳个小，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一块活动？德茂信了宣传，就坚决没要小。听我奶说，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看她孤寡一人恓惶可怜，又缺吃少喝的，就把她留在了原家。那时豆哥他爷在原家当长工，还劝他说，东家，这个女人大不祥呀，不能留。你看她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留这么一个人，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德茂说，不碍事，已经是这了，还能咋样。想来我家无子嗣，也是我积德不

够，那就再积积德。积了恁多年，不差这一件。还有一说，她养不成孩子，我养不出孩子，两家都是命不好，靠得近些，说不定也能以毒攻毒，以火攻火。这事说来也怪有意思，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久，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九奶后来对原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病好后她就也算当了原家长工，当牛做马地干活儿。新中国成立后，原家成分不好，每次有灾她都挡在头里。比如说要批斗人，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不批他批谁？她说德茂身体不中，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她愿意替他去挨批。上头咋会听她的，说她觉悟低，干脆连德茂跟她一块儿批。话说回来，有她在那站着，村里人多少也碍着她的脸面，批得就不恁狠。

她有脸面这事，也仗着她会接生。这也是怪事，你说她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谁叫她都去，又不贪图东西，就落下了个好名头。自打有了这本事，人又忘了她命不好了，也没人说她命不好了，还说她会接生是送子观音借她的手送子来了，是大福分。老话说“舌头没脊梁，随人翻波浪”，就是这。不过九奶也真够

在了马齿菜下头，马齿菜就护着它，日头多烫呀，把它的梗烫得红彤彤的，梗里头流的可是它的血哩，它的血都成滚水啦，可它死忍着，护着日头。就这么着，马齿菜就救了日头的命。为了报恩，打那起日头就不再晒马齿菜。人家俩是过命的交情哩。

和在西掌一样，九奶常在院子里静坐，如一尊小佛。有时无事，我便也依着她坐着，也不说什么，就一起看着菜地里的菜。赵先儿在我们门口铺了个卦摊儿，我们这边安静着，便能听见他在那边喋喋不休滔滔不绝，说天干地支四柱八字，说命第一运第二风水第三积德第四，读书只能排到第五。说阳宅阴宅都重要，一定要比的话那阴宅更重要。阴宅选得好，子孙后代辈辈都好。说一般人家要是住在庙前庙后衙门旁边，都不会多兴旺。也给人相面，说人家耳朵上轮低于眼高于眉，这就是富贵相。说人家耳朵垂长得厚是祖上福荫，嘴角往上翘得也好，笑不笑都翘，这叫自来喜。说人家牙长得好，跟有个总理长得可一样，定会长寿。都是过路客，听了便罢，一般没人当真也没人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一样，板板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待老原磕回去谢了孝，他便也坐进了灵棚，说这几天会太多，今儿好不容易请出了假，来送老太儿一程，也沾沾老太儿的福寿。说这是他娘交代的，长短得坐会儿守守灵。听说要给九奶巡山，便感叹道，宝水人还是仁义。现在乡里这些村，哪还有巡山的。且不说巡山，云里村云下村，但凡白事就都买的是一条龙服务，连戴孝哭灵的假孝子都能花钱买，哭得比真孝子还痛。

就又说起前些年云里村刚红火起来时也有一桩白事，发生在国庆节前夕，约莫是九月二十九号，有人死了娘，停灵只用了一天就把人下了葬，办完事当夜打扫干净，第二天就开始待客，黄金周的生意没耽误一天。街坊邻居本来还都有些犹豫，要说这也合古礼——上大学时听老师讲民风伦理，《礼记》里就有话是："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过去的人舂米好喊号子，邻家有了丧事，那就不能再喊。街坊有了丧事，也不该再唱歌。这就是同哀之心。可要是事主都不哀，那其他人家也就觉得没啥不好意思了。大约也是心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就是个落。看着它们的样子，就明白了果子为啥叫果实。青玉珠子般，是瓷丁丁的实。就跟着她们去摘。两两一组搭伴，一个人扒压着枝条，另一个人就能腾出手。秀梅和雪梅一组，我和香梅一组。先粗粗拉拉地麻利抓下，回家再细剥核。食指和大拇指把皮壳一挤就能剥开。虽会有丝丝缕缕的果肉粘在核的皱纹里，往清水里一泡，稍微一揉就能干净。然后把它们阴干。核的两端都有天然的小孔，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明显的稍微搓磨一下就能露出来，或者干脆用针尖扎一下，顺便就开始穿串。秀梅便叹说，这桃核留着这孔，是不是命里就是叫人穿叫人戴的？雪梅问的却是桃木桃核能辟邪，这有啥说处？我说我知道的说处是和夸父有关，相传夸父追日饥渴而死，临死前，将手中的杖一抛，化为一片邓林，也就是桃林，桃林生了甘甜可口的桃子，解了后人饥渴。因为夸父跟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桃木就属阳。鬼属阴，自然会被压服住邪气。秀梅说，要这么扯，马齿菜也辟邪哩。听九奶扯云话，说马齿菜也跟太阳有关系哩。问她是啥关系，她吭哧了一下，说，我可传不好这个话，老人家给

处。今天就拐到了南岭一趟，走问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是想卖给开发商当公墓用。

当公墓不中？桃园村那边的凤凰岭不就开发成了公墓？听说生意可好。大英问。杨镇长说这不该叫生意，该叫死意。就都笑。大英问，桃园村那公墓当初是咋批下的？杨镇长说，那是先开车后领证。公墓是好批哩？麻缠得很。就因为麻缠，原本不叫弄，老百姓不愿意，就绕开明路修暗渠，私下里交易买卖，成天想法儿挣这份钱。村里假装看不见，乡里也难去细管，管也不好管。民不告官不究嘛。后来看参与的家户多了，不得不管，乡里才帮着村里费了可大劲儿弄成了这事，心说好歹也算是个集体经济项目，桃园村委会也给各家各户分了钱，谁知道接二连三出事。又问大英，桃园村那边的事儿你没听说？大英说，听了一星星儿，都传自打立了公墓村里就有了古怪。杨镇长道，自打去年开始，村里就有两家男人得了癌症，一个肺癌，一个肝癌。熬了不几天就死了。有人说夜里出门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路过空院子听见过哭声，人心惶惶。村人就又开始闹，要求村委

的电话方才打过来，很简短地说要去武汉，儿子那边有事，已经出发在路上，九奶就托付给我们了。我嗯嗯应着，霎时间联想到了各种糟糕状况，连声安慰，让他们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挂断了电话又起了些纳闷，即便是有事，这离开得是否也过于仓促？有些古怪。老原说肯定有情况，先去九奶家看看。

刚出院子，便听见大英远远地喊，就停下来等她。她到了跟前，口气愠恼道，本想今儿早上来跟你们说的，不想他们脚踩西瓜皮溜得恁快。就说了昨晚的事。原来是老安两口不知何时悄悄静静地拟了个合同，这些天正变着法子忽悠九奶，想让她按上手印。张大包媳妇昨晚去九奶家串门，一进院子里便听见屋里又在说这事，她耳朵好，听了个字字不落，马上就报告给了大英，大英赶过来痛斥了两人一顿，大概是怕事情传开了没脸面，他们才会恁麻利地逃走避风头。

便一起去往西掌，路上闲话。大英兀自气哼哼道，房子这大事，他们也知道软磨不来，硬要更是没有指望。这算是想巧取吧？还真是滚水不响，响水不滚。他们走是自走，又没人撵。老钻奸！老

不全乎，腾腾又费气，大英一管仨，还有村里这些事，再硬扎也受不了，再加上她还想叫小两口生二胎，也觉得村里发展得还可以，就硬叫他们回来，这回来了也怪好。像七成和香梅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得养养，拽着香梅回来的。也有是得了大病回来的，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就坐吃等死。我说新农合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他嗳了一声说，花钱处多着哩，有的能报，有的不能报。不能报的也不少花，无底洞填不动了那还是回老家安实。我就见天去给他们问诊输液，直到送了终。给人家看病看到死，再在白事上当知客，这些年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劳心劳力，还得付礼。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积攒些人情得个敬重，也就罢了。

我沉默。小时候在福田庄，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我就跟着她去吃席。冬天吃席尤其多。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斜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任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

又问到九奶身体，他朗声道，到了这把年岁，

老太儿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你说她这一辈子经了多少事，吃了多少苦？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不能说是没福气，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便引着他讲。他说，九奶比我大三四十岁哩，我记事时她都过了半辈子，早年那些事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扯哪算哪。

说当初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到了民国时已有好几门户头十来个兄弟，成了宝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九奶嫁的自然是行九。进门后倒也好生养，连生三胎还都是儿子，却都没成。头两个是四六风，第三个一岁多时染了天花。刚把三儿埋了，老九去“推脚”——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山外送货，挣苦力钱，正是伏天，中了暑，发急症死在半路。听说早就有先儿给她排过八字，说她是霸王命，又犯孤辰星，硬得很，独得很，克得很。只有一样，不管成不成，反正咋生都是儿子。还说她有的是寿。你看，这不是都应了？九奶埋罢了男人就大病一场，人就有些疯傻，整天去娘娘

觉就说到了深夜，此时我已是半寐半醒，她有时却更精神了些。而有时是她早就睡了，我却还睡不着。睡不着却也不焦躁，心里平平的。这才明白，孤身一人时的失眠和身边有伴时的失眠，二者的感觉竟然如此不同。一人时，对周边的声音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感应。喝水，吃饭，咀嚼，走路，所有动静仿佛都自带了放音器，被赋予了某种夸张乃至荒谬的扩展，仿佛这些声音都知你孤寂，特来陪伴，或是知你失眠，特来添乱。无论是陪伴还是添乱，这些声音却都是空心儿的，因为你这个人是空心儿的。外空内空，便是空空如也。但身边有一个人，且是让你充分有安全感的人，就不一样。在这个人的气息里，你会知道这世界是多么正常地运转着，一切都还好，并没有在你的胡思乱想中失控。

5　马齿菜的典故

六月底七月初，漆桃花的果子已经长得如拇指肚大小。秀梅说，到这个成色就该摘了，再等

他又开始在电脑上笨拙敲字。

嗒嗒，嗒，嗒嗒。阳不离阴，阴不离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是正理儿。

嗒嗒，嗒嗒嗒，嗒嗒。越上年纪身子越凉，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

嗒嗒，嗒嗒，嗒嗒嗒。热是火口子，亲是两口子。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

嗒嗒，嗒，嗒嗒。铺得厚盖得厚，不如两口肉对肉。

我不应。暗暗却有些钦佩。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原早已有了男女之实，他显然是个例外。不愧是先儿。

嗒嗒，嗒，嗒嗒。早就不是旧社会了，你往前走一步，谁还会说啥？甭单着了。他还在说。

单着。这个词硌着了我。是的，豫新去世后，我自然是在单着。可他在时，我就不单着了吗？

2　单着

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想起豫新时，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他在时，就那么一天赶一

抬杠。唯有一次，听到他夸一个女人，你这个人很果断，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那个女人却不满道，胡说瞎扯。我可不愿意站着死，我是宁可跪着生的！便起了一片笑声。

还有一次，没什么客，本村几个人围坐着当听众，他说同年同日同时生的人肯定有不少，为啥活得三六九等？打个比方，是男是女就各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男女天差地别，女的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命。再好比，同样是男的，有的生在船上有的生在车上，那也各说。有人说生在船上不接地气，可水是财呀，生得应时，一辈子不缺钱花。生在山上和生在山下也各说，即便是同年同月同日都生在山上，那眼前的山势如何也各说。众人频频点头。张大包媳妇从边上路过，突然问了一句，你恁会算，咋就没给自己闺女算个好姻缘？赵先儿就阴下脸说，当初那边报了假八字，哄骗了俺们。大包媳妇道，那假八字就不能算出来？赵先儿便羞恼道，世上有两样人的命不用算，好歹都在那儿明放着呢。一是积德的人，二是缺德的人。存心好看别人笑话，那也是缺德呀。

联，然后去我那儿，我让饭店存了点儿好菜，咱们就在我那儿吃年夜饭。

我说，好。

车很快开出了村子，渐渐盘旋而上。忽然微信电话响起来，是郝地，说一会儿怕耽误了看春晚，先跟母上大人拜个年。拜年拜年，红包拿来！我说一会儿就发。问她还想要啥，她嗯了两声说，我同学让她妈妈给她求了个护身符，拍了照做成了屏保，还挺好的。妈妈，回头你也去庙里给我求一个吧。

我说，好。

又和母亲聊了几句，她说，这几天老是梦见你爸，你在上坟时记得跟他言语言语，他这么漂洋过海地给我托梦，不累得慌呀。郝地在旁边插嘴道，又不用花钱买机票，我姥爷对您的这种思念

方式多么省时高效且惠而不费，您还嫌弃啥呀。

就都笑。

刚刚挂断，手机又响，是大英，问走了没有，我说正走着呢。

注意安全。她说。

好。

早点儿回来呀。

好。

此时车已攀至高处，视线几乎能与山顶平行。在高处看山才知道为什么山会被叫作“一道道”。是的，就是这样。一道又一道，近处深蓝，远处浅蓝，蓝至无穷无尽。

责任编辑　季亚娅　赵文广